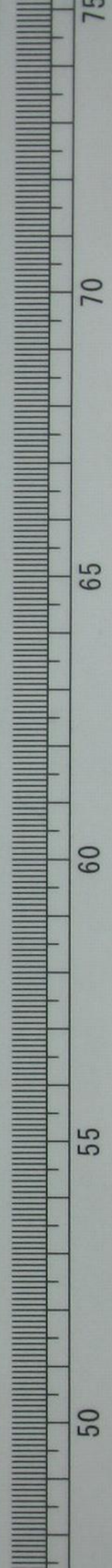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37
5



29-5



文庫 17
W137
5

櫻山文庫



杜詩闡卷十六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閩州詩 廣德元年

薄遊

淅淅風生砌。團團月隱牆。遙空秋雁沒。半嶺暮雲長。

之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眼。今夕復秋光。

薄遊之感

風生於砌。淅淅有聲。月隱於牆。團團有狀。况遙空之處。秋雁已沒。半嶺之際。暮雲偏長。秋景佳矣。惟是葉之病。

杜詩闡卷十六

010185186887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王岐善唐氏寄

者遇秋先飄。花之寒者。雖香不久。我來巴閬。淚眼幾添。今夕秋光。感人更甚。其如此病葉寒花何。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以上王閬

筵州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羣盜尚如毛。我

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以上奉

高秋聲色滿崖壑。別意與萬壑千崖俱高深矣。閬州使君為餞十一舅浮舟出郭。置酒臨江。所可惜者良會

不再。生別為勞耳。况我輩窮愁。俱已徹骨。海內羣盜。尚

悲號。彌助渭陽之戚矣。窮愁但有骨。言窮愁中但有

骨可恃。夫久客依人。易致蹉跌。公流落劍南。狼狽已極

然於嚴武。則必致其狂駕。於郭英。則意氣不合。拂衣

去之。在梓州。則李梓州章留後。詞色未嘗少挫。所以邊頭

祿故人之書。聽其斷絕。恒飢穉子之色。任其淒涼。亦窮

愁有骨矣。此句直與前壑樹聲比壯。千崖秋氣爭高。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聞道王喬鳥。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四句

赴青城任秦嶺愁回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污雜。我舅意淒然。

四句閬州奉送

為今未嘗不可。如王喬仙令。名傳太史。舅氏青城之任

是即王喬。可惜者舅氏以天使。忽奉此命。為左遷耳。蓋

此碧雞使。乃來自紫微天。把天子詔。布命遐方者。自宜

過秦嶺。入京師。以報命天子。今回秦嶺之馬。却赴青城

既愁回馬。且醉涪江耳。惟是青城治所。俗污民雜。以枳

棘棲鸞鳳。似屬不堪。亦安能免於戚戚矣。當時縉紳

皆樂內官。不喜外任。故公有感詩。有領郡輒無色。語送舅亦此意云。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赴青城任者二十四舅十一舅偕之往耳。前王閬州筵是奉酬此東樓筵纔送別。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雘存迢迢百餘尺豁達開四門雖有

車馬客而無人世喧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別魂八句東是

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天寒鳥獸伏霜露在草根今我送

舅氏萬感集清尊豈伊山川間回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

王命久崩奔臨風欲慟哭聲出還復吞以上送別情事

閬州有十二樓皆滕王元嬰刺閬時建東樓亦一也樓枕城隅制作甚古年代雖久丹雘依然高百尺而臨江開四門而納客雖為衣冠祖餞之所實異城市喧囂之區所以臨流設宴聊慰別悰耳惟是時值冬初秋色黯淡鳥獸伏霜露凝何為舅氏偏遠行也不但山川間之抑且盜賊充斥乃高賢之意不敢緩者以二十四舅之任青城王命在身崩奔恐棘耳我送舅氏臨風哽咽無淚可揮矣。

放船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回四句放船

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二句景江流大自在坐穩興悠哉

結挽次聯

閬中有蒼溪縣我送客於此適值山寒雨阻勢不能騎馬歸矣因而泛舟泛舟時回首送客寒山之處峯巒已過極目蒼溪郭外之景橘柚又來凡物過者可惜如此峯巒來者焉知如此橘柚惜其過不可復追知其來無須逆料我放船而迴所見如此假使騎馬安得有此自在而悠悠坐穩領畧此舟前佳景也。

與嚴二歸奉禮別

別君誰暖眼將老病纏身出滄同斜日臨風看去塵四句臨別

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為鄰尚愧微軀在遙聞盛禮新山東

羣盜散闕下受降頻諸將歸應盡題書報旅人八句別後情事

我客閩中幸有君在君去冷眼相看老病誰惜所由潛焉出涕斜日同揮竚立臨風行塵俱遠也從此商歌獨聽巴俗為鄰猶幸老病之餘微軀尚在朝廷盛禮得以相聞自中興以來朝廷屢行盛禮君歸掌禮盛禮之新所有事者而况山東來瑱既誅戍者皆返河北朝義亦滅賊將皆降各鎮班師至尊受賀君奉禮之暇幸題書報我庶今日出涕臨風之痛亦差慰云

贈裴南部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

塵滿萊蕪饌堂橫子賤琴人皆知飲水公輩不偷金四句贈裴

梁獄書應作公自注去聲 臺鏡欲臨點袁判官 獨醒時所嫉羣小

謗能深即出黃沙在應須白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

心六句按問雪枉

冤哉南部雖滿是范丹也堂橫琴是子賤也知飲水則鄧攸不貪無人不悉不偷金則不疑償金久當自明南部廉潔如此奈被誣何昔者鄒陽被羊勝等謗獄中上書得出秦始皇有方鏡照人心膽南部坐枉猶之鄒陽判官來雪其枉無異秦鏡也南部何以被誣正坐獨醒之故既爾獨醒宜來羣小之譏幸逢判官黃沙之內自當即出但白髮之侵不免更添耳南部為衣冠名族世有舊德况秉心如繩按問即見小人之謗何足累耶
○按白居易詩有勤操丹筆念黃沙莫使飢寒因滯獄黃沙應指囹圄地故曰即出黃沙在

鄭興設自施州歸

我憐滎陽秀冒暑初有適名賢慎出處不肯妄行役旅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南謁裴施州氣合無險僻攀援懸根木登頓入天石青山自一川城郭洗憂感以上追叙往施州時聽子話此邦令我心悅懌其俗則純朴不知有主客溫溫諸侯

門禮亦如古昔勅厨倍常羞盃盤頗狼籍時雖屬喪亂事

貴賞匹敵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戚羣書一萬卷博涉供

務隙他日辱銀鈎森疎見矛戟倒屣喜旋歸畫地來所歷

乃聞土風質重見田疇闢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借以上述典

設之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渚拂蒹葭寒嶠穿葛蘿景

此身仗兒僕高與潛有言方首路強飯取崖壁以上自言

欲往歎爾疲駘汗溝血不赤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數語

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的翩翩入鳥道庶免蹉跌厄規諷

子前冒暑有適我嘗惜之以為子榮陽之秀出處必慎

豈宜妄有所行不道旅寓殊方竟以飢驅之故猶幸裴

為故人意氣相期遂忘險僻援危藤躡峻石一入施州

覽其山川城郭而喜可知也施州地接夜郎夷獠雜處

子前冒暑而往吾方憂之今子歸語此刑有大慰吾心

者聽子言曰施州俗朴主客忘形侯門禮數與古無異

宴會之際珍羞繹絡不以喪亂而務苟簡良會之餘得

叙瓜葛往往流連而至夜闌况仕優則學萬卷森羅學

優而書八法具備即銀鈎手筆他日還許辱賜也又為

我詳畫所歷之路若所攀援若所登頓以示雖險僻而

無害又為我詳述施州民皆質實田不荒蕪刺史賢似

寇恂施州列郡咸願借寇我聞斯言心竊嚮往子前冒

暑適彼我則羸病老人必待天寒風勁瘴癘盡吹方許

杖策者則拂蒹葭之寒嶠則穿葛蘿之羃險僻之處猶

仗兒童強飯而登直取崖壁亦因高興潛激擬於孟冬

前路也子今從施州歸山川悠遠駑駘罷矣汗血亡矣

外飾雖具駕馭難充我則有平肩之輿無務外飾但取

前途可為準的雖入鳥道亦可免蹉跌之憂危也已○

對雨

亂之作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對雨不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六句

雪嶺防秋急繩橋戰勝遲西戎甥舅禮未敢背恩私時事

如此雨勢我江干獨立何為哉巴中道路不慮難行漢家旌旗誠恐迷失也况西山雪嶺地接蕃夷此處之防秋宜急繩橋列戍控制三城此地之戰勝何遲得毋西戎與我本甥舅國亮和好未失恩私不肯故爾毋煩戰勝耶○郭子儀嘗言吐蕃無道不顧舅甥之親公結句反用之

遣憂

時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深入上方治兵吐蕃已度便橋上出幸陝州吐蕃入京師焚燒一空公聞志悲題曰遣憂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四句

紛紛乘白馬攘攘着黃巾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四句

國家亂離今日又甚但苦消息難真耳致此亂離者蓋因今上不能受諫也若使受諫豈有今日今日臨危庶幾憶昔但臨危而憶古人之言悔其不用亦已晚矣消息何如傳聞乘白馬如侯景者因吐蕃之寇紛紛而起着黃巾如張角者因吐蕃之寇攘攘而來紛紛攘攘勢必焚燒可惜隋氏遺宮今日焚燒頻頻而見吾不解也○受諫無今日向指柳伉一疏夫柳伉上疏在長安既陷乘輿既奔後此時受諫豈有及乎愚按是年四月郭和儀數為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為之備上狃於和好而不納至還京勞子儀曰卿不早亦已晚矣祿山畔上皇方思張九齡之言遣使曲江致祭夫子儀知吐蕃必寇而極言猶九齡之識祿山也代宗之勞郭子儀猶上皇之思張九齡也公不忍明言托之古人耳魯哀時子貢嘗辭吳盟季孫不能用後臨越難而思之曰若在此我不及此夫梁末帝時段凝有異志末帝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為對卿其教我受諫無今日往往而然白馬黃巾是因吐蕃而亂者如高暉以城降吐蕃王獻忠脅豐王珙以迎吐蕃呂太一乘機作亂正是紛紛攘攘者隋氏亦為本朝諱言

巴山

巴山以下諸詩俱寫時事所當諱言者故每用詩中字命題

巴山遇中使云自峽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回二句承中

使天寒邵伯樹地澗望仙臺狼狽風塵裏羣臣安在哉四句

總寫乘輿未回意

我客巴山中使何緣得至中使云我從峽城至此耳計此時盜賊縱橫還應奔突乘輿蒙塵尚未還京然則乘輿今在何處或在陝此處有邵伯樹天寒可憫或在華此處有望仙臺地澗奈何乘輿狼狽尚屬風塵扈從羣臣離散何去中使必知其故矣○代宗十月丙子出奔丁丑車駕至華州幸魚朝恩營辛巳方至陝時吐蕃焚劫長安欲掠城中士女整眾歸國又還至鳳翔逼城請戰是還奔突車駕逗留尚未發陝是恐未回初上岫幸官吏藏匿至華奔散無復供擬故曰羣臣安在

黃草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蜀

道兵戈有是非四句寫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灑羅

衣二句憶莫愁劔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被圍二句警

成都亂極矣以言水路黃草峽西之船不見其歸以言陸路赤甲山下之人行者絕少道梗如此此時長安黃得驛使一問消息無奈驛使不通此時蜀道兵戈擾攘莫得真傳未卜是非何似遙想錦水空吹萬里秋風而我身不能去遙知別淚又濕幾家羅衣而彼處靡所依去年知道曾據劔閣為亂今知道已滅劔閣之終堪據不必愁也聞今吐蕃又寇成都松州等處之被圍則大可憂耳蓋松州一帶關係全蜀節度其地者何以策之○蜀道兵戈句斷為高適高適練兵於蜀牽制吐蕃未為得策其是非尚屬未定警急二章可証

歲暮

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四句時事

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四句感懷

歲暮可歸而猶作客。邊隅何故而還用兵。只因西蕃入寇。烟塵已侵雪嶺。所以節度治兵。鼓角直震江城。似此用兵。天地之間。日有玄黃之血。乃朝廷之上。誰為終軍其人。我目擊時艱。敢愛微軀。自傷遲暮。壯心勃勃而已。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二句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

二句愁坐所見葭萌氏種迴。左擔犬羊屯。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

論坐所感

我愁坐高齋。臨門一望。所見野色。不過山寒水氣耳。不足愁也。所愁者葭萌之處。氏種迴絕。懼有外心。左擔之交。犬羊屯聚。實逼處此。如此時事。只恐奔竄難免。歸梓尚未有期耳。○氏種羌人。犬羊吐蕃。在內可憂者。有氏種在外。入寇者。有吐蕃。公慮吐蕃與氏種相結。為亂也。觀公東西兩川說云。竊恐備吐蕃。先自羌子弟始。然則松維之圍。邛雅子弟。乘機竊發。亦未可知。故憂氏種之類。遠於葭萌。其心叵測。有反助吐蕃之事。犬羊之族。逼處左擔。實繁有徒。有盡為左

處左擔。實繁有徒。有盡為左

警急 公自注時高適領西川節度使

才名舊楚將。妙畧擁兵機。玉壘雖傳檄。松州會解圍。四句擬議

之辭和親知計拙。公主漫無歸。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四句

見無妙畧

高公舊為淮南節度。才名素著。以有妙畧耳。今日練兵於蜀。必能用兵如神者。果爾。則吐蕃入寇。玉壘之檄。雖傳。蜀兵一臨。松州之圍。會解矣。向者。因無妙畧。和親失計。公主不歸。遂使青海茫茫。盡為吐蕃所有。已事如此。今日警急。全憑公之妙畧耳。○時高適為西山節度。練兵於蜀。公意練兵於蜀。不如急救松州。警急命題。以見

松州之圍勢關全蜀救援之師斷不容緩今適但練兵於蜀不聞移師赴援妙畧安在末幾松州一陷西山諸州盡入吐蕃和親四句正發明對雨章結意指前車為鑒也

王命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鞍牢落

新燒棧蒼茫舊築壇六句時事深懷喻蜀意慟哭望王官結王命意

吐蕃入寇賊滿漢北豈獨漢北即巴西亦梗塞難行矣諸將之戰死者甲血空埋使臣之往來者馬骨徒斷豈禦寇終無策乎近者吐蕃新入大震關然後詔焚大震關焚亦晚矣張良之燒絕棧道應不如是吐蕃已度便橋然後詔郭子儀子儀間廢日久纔得十一騎而行詔已遲矣漢高之築壇拜將應不如是今日蜀事雖松州被圍西山岌岌深懷喻蜀之意亦急望王命大將秉節而來一解蜀人倒懸耳○高適師出無功蜀人思得嚴武代適其後奉待嚴大夫詩云常怪偏裨終日待

西山三首

西山為控扼要衝圖經云岷山巉絕崛起捍阻羗夷全蜀依為巨屏西山三首亦小雅匪茹整居之處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青天四句西山

蜀將分旗鼓羗兵助鎧鋌西戎背和好殺氣日相纏四句時事

夷界不遠只在荒山蕃境非遙近連雪嶺築城山上一如白帝城之高轉粟山邊不啻上青天之險守此者亦孔棘哉不但總戎蜀將亦分旗鼓以敵愾豈惟蜀兵羗兵亦助鎧鋌以前驅所以然者吐蕃背好殺氣相纏正未已也○西戎背好對雨章反說警急章挽往事至此始透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煙塵侵火井雨雪閉松州四句時事

風動將軍幕天寒使者裘二句諷辭漫山營賊壘回首得無憂

二句危辭

三城之戍雖則罷民朝廷置此夫豈得已亦長防邊疆
萬里秋訊不測耳今何如哉彼處煙塵已侵火井此間
將軍何為朔風飄幕而已更憑使者臨邊耳使者何如
寒色侵裘而已西山一帶無非賊壘不盡沒於吐蕃不
止能無回首憂危也○西山防秋三戍明皇幸蜀時所
設高適上疏論之謂今所界吐蕃要衝不過平戎以西
數城又云坐甲於無人之鄉運糧於束馬之路以三城
列戍為可撤者其防守之疎可知宜西山
諸處盡沒吐蕃此詩首二句實諷適也

子弟猶深入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四句危詞
一以見無可恃辯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喜欲報凱歌

歸四句諷辭

西山之役子弟胥入兵力盡矣兵力盡而賊圍未解子
弟不免矣戰必資騎上蠶崖者鐵馬既瘦馬尚堪戰否
士必需糧來灌口者米船既稀士猶宿飽否兵盡矣馬
應矣糧竭矣或者安邊之策全仗辯士決勝之威尚賴
元戎信然則奏凱有日忽聞鶻聲似耶非耶
○子弟即公東西兩川說即雅子弟羗子弟

征夫

廣德元年十二月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
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劍南諸州盡入吐蕃征夫
一章正
是實錄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惟見哭城市不聞歌四句總寫
漂梗無安地銜枚有荷戈官軍未通蜀我道竟如何四句

接望亡敗

蜀勢全敗人都陣沒千山嗟峨空自多耳哭者載道歌
者無人我一身漂梗無地可安猶望士卒銜枚以圖再
舉其如官軍遙遙尚未通蜀我道其終窮哉○官軍未
通蜀仍望嚴武明年正月代宗以嚴武代高適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二句感時臘月巴江曲山花已自開

盈盈當雪杏豔豔待香梅四句早花直苦風塵暗誰憂客鬢催

應起

自九月吐蕃寇西京今應安穩奈驛使斷絕消息無從
何夫消息偏遲臘月尚未乃山花獨早窮冬已開不見
杏子盈盈當雪而放梅花豔豔待香而開明知花草無
情催人頭白然我所苦者西京未安穩而風塵終暗客
鬢之催亦聽之杏雪梅香而已矣○代宗十月幸陝十
二月已發陝還長安公遠羈巴閬尚未知也有傷春詩

注

自閬還梓詩 廣德元年

發閬州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蕭雲拂地山

水慘慘天欲雨四句發閬州時女病妻憂歸意速秋花錦石

誰能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四句發閬州時

劍南頻年寇亂人煙斷絕所以今日發閬蛇虎充斥村
塢無人俯聽蕭蕭者惟江風蓋吹雲拂地也仰見慘慘
者惟山木亦漫天欲雨也江山間豈無秋花錦石可供
客玩無奈女病致累妻憂歸意迫矣此秋花錦石更復
何心細數我客閬三月纔一得書乃書中所云又以
女病妻憂亂人方寸我之避地何時得免愁苦已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頻為草堂回四句

鶯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裁四句

草堂檢校

處世誰堪久客獨吾道宜然耳乃隨我來者只有汝在
今日客梓亦孰知東西兩川江路原近頻頻遣汝亦不

過為舊廬難捨耳汝歸矣尚務檢校哉草堂有鶯鴨汝宜長數門以內不使疎失如此鶯鴨類也草堂有柴荆汝莫浪開門以外無容妄涉守此柴荆可也至於浣花溪竹係我手植遙想東林其影必薄汝歸乘臘更加澆灌庶來春新筍復有上番成竹之望我囑汝檢校者如此○或謂公此數語近於瑣屑不知彭澤之子候門司徒之妻擔糞萬石兒惟數馬孔明身自栽桑古來賢達皆然他日公於宗文則催樹雞柵於豎子則督促秣稻以至種蒿苴摘蒼耳勒耕牛修水筒隸人伐木園丁除草蓋其克勤小物正寓經濟於無用以為有用也

冬狩行

公白注時梓州刺史章彞兼侍御留後東川

章彞留後東川置主憂不問大閱東川校獵自雄題曰冬狩警其僭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以觀成功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駉駉蟲豸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

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鸚鵡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

不足充鼎俎胡為見羈虞羅中以上校獵春蒐冬狩侯得同使

君五馬一馬驄况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王風四句諷辭

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為

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

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以上

勉其勤王

留後節度東川兵馬旣雄可為朝廷建功矣今日校獵疑有此功校獵何如夜發號令猛士三千晨使合圍步伐如一所得禽獸十斃八九殺聲至晚猶然振天行幕之前已羅青兕駉駉之背又載玄熊合圍百里之中一空寒山之族犬者噓矣小亦不遺如鸚鵡者力怯飛蓬肉慚鼎俎虞羅之內胡為見羈校獵之雄如此夫春蒐

冬狩非諸侯事。今侯得同者。以留後既為刺史。又兼侍
御。而攝大將權。故號令赫然。與前王比烈耳。老翁何心
觀獵。所喜者。以留後士卒。如此整肅。往擒吐蕃。直摧枯
拉朽。至於草中狐兔。盡殺何益哉。今日朝廷行幄。幸陝
咸陽宮裏。寂無一人。若論今王。原無失德。何為先帝以
來。蒙塵至再。留後誠念及此。亦當惻然哀痛也。○魯昭
公十五年。夏。有鸚鵡來巢。九月。公孫于齊。次於陽州。代
宗幸陝。猶魯昭次陽州。其受制於程元振。猶魯昭受制
於意如。公曰。有身名鸚鵡。蓋欲章見鸚鵡。思主上出奔。
今見羈虞羅。章無主憂。臣辱之意矣。公曰。胡為犬是喚醒

山寺

公自注章留後
同遊得開字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辯。百身一莓苔。惟有
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以上寫使
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山僧衣
藍縷。告訴棟梁摧。公為顧兵徒。咄嗟檀施開。我知多羅樹

却倚蓮花臺。諸天必歡喜。鬼神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

非周才。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以上諷歲晏風破肉荒

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四句

山寺依石。佛龕遍山。龕中諸佛。已不復辨。所見惟莓苔
耳。諸龕雖沒。古殿尚存。前佛既塵。世尊亦爾。於是龍象
悲泣。信者傷心。安得出世。尊於塵埃。起前佛於莓苔。哉
幸使君騎馬西來。臨江樹羽。徘徊觀望。若有餘哀。山僧
訴曰。所以致此者。棟梁摧頽之故也。使君咄嗟檀施。不
吝。從此復栽雙樹。重倚蓮臺。世尊之塵埃。除前佛之莓
苔。洗諸天歡喜。鬼神無嫌矣。但使君之職。在於拊循士
卒。誠移檀施。以撫幕下。豈非弘濟之才。今舍士卒。施山
僧。在山僧如窮子。遇父。雖行穢不淨。一切財物。皆是子
有。信大歡喜。但恐士卒離心。使高人即事。憂禍胎耳。今
日歲晏風寒。肌膚皸裂。老夫身臨古寺。自思入道蹉跎。
如嬰孩。幼失怙恃。亦足哀也。○古殿比國。世尊比君。棟
梁比大臣。勉留後維持君國。無徒廣求福田利益也。野
寺根石壁。結構未嘗不固。諸龕遍崔嵬。拱衛未嘗不尊。

前佛不復辨列宗靈爽何存百身一蕪苔九廟灰燼殆盡惟有古殿存黃屋原無恙也世尊亦塵埃天子下殿走矣如聞龍象泣惟龍象斯泣足令信者哀惟信者斯哀當時泣諭將士激烈赴難大聲疾呼以殉君國者惟郭子儀顏真卿段秀實柳伉幾人耳扈從將士不免凍餒猶之山僧衣藍縷所謂大臣不過元載諸人能無告訴棟梁摧使君執兵以往時糧以濟愈於顧兵徒開檀施也重扶車駕復還宮闕是使多羅樹倚蓮花臺也社稷安幽明慶是令諸天歡喜鬼神無猜也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子儀諸公所推豈河北節度可比乃徒叱兵徒而厚施山僧不聞布德惠以拊循士卒况不修臣節妄覬非分如冬狩合圍僭擬天子難免禍胎窮子本宣言爾是我子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留後之檀施如窮子得父財失淨處即行穢不淨意行穢不淨反得財物為此諷耳自晒同嬰孩公遠離所天如失怙恃不如窮子之遇父故云然也

寄裴施州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鐘大鑪在東序水

壺玉衡懸清秋四句裴施州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為客寬邊

愁二句承宿昔一逢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真分憂二句言廊廟之

器出為刺史幾度寄書白鹽北苦寒贈我青羔裘霜雪迴光避

錦袖蛟龍動篋蟠銀鈎紫衣使者辭復命再拜故人謝佳

政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况接才華盛以上自叙奉謝之意

裴公雖賤本廊廟器我自上元卜居浣花溪與公相逢已歎世間少此人物其器宇宏深鐘鳴東序其識鑒澄澈玉映清秋宿昔相逢便減多病三年客蜀遂解邊愁今日思之極不忘耳公以廊廟器出刺施州者得毋堯有四岳能明府事漢有二千石能分主憂耶我去成都流落白鹽山北蒙公幾度附書貽以羔裘裘則錦袖之上霜雪迴光書則銀鈎之勢蛟龍蟠舞此時紫衣使者辭我言歸我再拜故人謝其嘉貺又遙慰我故人曰公

老矣。老憂子孫。公子孫濟濟。何憂之有。况子孫皆賢。才華斐然者。施州之貶。何足介意。為○是詩舊編永泰元年冬。公在雲安。日作。非按通鑑。裴冕永泰元年三月。已復原官。左僕射。待制。集賢院。安得尚在施州。曰裴施州。裴於寶應元年八月。貶施州。公於廣德元年冬。在梓州。時寄無疑也。所疑者。白鹽山在夔之東屯。東屯為白鹽。北耳。按夔為南楚。梓潼等處。皆在夔北。此句如朝廷燒棧。北鼓角。漏天東等句。法若編入東屯。公於大曆二年。秋冬間。移居東屯。三年正月。便已出峽。在東屯。不過三四月。安得施州有幾度寄書之理。而曰。幾度寄書。白鹽北也。又按裴年已老。大曆四年。元載舉為相。史曰。利其老病。易制。未幾薨。故此詩曰。將老。老人所憂者。子孫已失。子孫憂。即相顧。免無兒意。裴為衣冠名族。其繼起者。才華必盛。此二句。亦因裴遭貶。謫公。以子孫才華。慰其牢落。舊註謂公年老。以子孫托裴。未合。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

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歎息。叙桃

竹。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

乘濤鼓枻白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杖劍或與蛟龍爭。上以

叙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

學變化為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

峯。噫風塵。瀕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我將曷從。以上

梓州桃竹。出於江心。雖為江妃所愛。不得不為使君所取。使君取此者。憐我龍鍾。必須扶杖。遂攜之出入鏗然。有聲也。我今日方有東南之征。自白帝城鼓枻出峽。一路江山幽險。異物必多。此杖精工。不免為鬼物蛟龍所妬。我勢必仗劍與爭。敢負明賜。杖亦當知自愛矣。叮嚀告曰。杖生正直。慎勿變化滅跡。湖上失我扶持。方今風塵擾攘。不但水有蛟龍。幽有鬼神。豺虎亦復載道。雙杖一失。我安適從。杖始終以正直自守可也。蜀中多故。

章留後東川為西南保障章好殺僂誇張威武似失朝廷所倚以屏翰意故曰爾之生也甚正直勸其乃心王室也慎勿踰躍學變化為龍勉其恪共乃職也結到忽失雙杖吾將曷從亦早知其不免

自梓攜家閬州詩 廣德二年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常恐

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以上在蜀昔如

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

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我手以上去蜀眷眷章梓

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簸紅旗此

樂誠難朽六句宴別日車隱崑崙鳥雀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三

峽徒雷吼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

在否終作荆蠻遊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

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以上叙適吳楚

我入蜀多年幼者長壯者老矣性生放誕與酒為徒蜀中節鎮多驕常恐失身履害辭酒徒學折節違厥性矣我本縱壑魚焉能鬱鬱居此今為喪家狗從茲復何拘之遊子有方衰老已無此戀萍踪靡定行止亦復何拘惟是新故交情各有厚薄今日取別情亦不同顧南行何始萬里扁舟不意自青草湖始也梓州開筵柳前騎馬樓下幕府諸公陪宴者續紛四座帳前健卒侑酒者簸弄紅旗樂哉此宴日車落林鳥喧我從此別矣此去青草波濤何足介意三峽險惡亦姑聽之所憂者寇盜充斥衣冠奔走耳自吐蕃入寇中原之音問杳然黃屋之安危未卜北征既斷聊復南遊為遠適之梁鴻學道遙之莊叟楚騷以東皇比君吳地以南斗為極此行拜東皇上南斗雖適吳楚敢忘王室哉至於使君微論有使無使心期勿替亮不至金玉爾音遂有遐心也○落

訓始

江陵望幸

按史上元元年置南都於荊州為江陵府仍置永平團練兵三千人以扼吳蜀之衝廣德三年以衛伯玉有幹畧拜江陵尹充荊南節度此時應有望幸之舉後城上詩曰遙聞出巡狩傷春詩曰滄海欲東巡

雄都元壯麗望幸歛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風煙

含越鳥舟楫控吳人四句承雄未枉周王駕終期漢武巡六句承望

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仗恩波起涸鱗六句承望

幸歛威神

江陵雄都由來壯麗一聞望幸忽覺威神天子時巡山河動色也以言地利西通巴蜀以言大文北照長安南則越鳥飛來風煙不隔東則吳人至止舟楫時通壯麗如此今日望幸雖曰周王大駕臨鎬未來猶望漢武旌

旗浮江過此甲兵之分由於聖首信臣之權自天子出也居守之職付諸宗臣蓋君行則大臣守國付托得人也雲臺之仗天邊早發涸轍之鱗恩波立起望幸豈偶然哉○宗臣指郭子儀代宗幸陝以子儀為京城留守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俗焉

知李廣未封侯四句李路經灑瀨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

舟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四句赴

使君高義曠代絕無如何三年坐劍州不遷也高義驅今古則有文翁能化俗之績三年坐劍州則有李廣未封侯之恨人但見其化俗而羨之亦焉知其未封侯而惜之使君坐劍我將適荆此去出峽必經灑瀨我入蜀五年忽焉衰老遙想出峽止餘雙蓬鬢而往耳此行入荆必過滄浪我東吳萬里恃有扁舟遙想入荆將攜一釣舟而去焉從此言別相逢何日到荆時惟有登王粲樓憑春風以引領云爾○此章仲宣樓指荊州前短歌行

仲宣樓以王仲宣比
王司直非謂其適荆

遊子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二句領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

前厭就成都卜休為吏部眠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

去蜀非無故此問人無可語愁故杳然發吳門之興耳
遙望九派長江只隔青草近看三峽險阻已臨片帆吳
門不在望與至若巴蜀問卜雖有嚴遵今已厭就酒徒
嘗作吏部今亦休為此去吳門縱浮海而到蓬萊亦所
願也與真杳然矣倘到蓬萊將稽首
而問羣仙所甚樂也何憂誰語哉

逃難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二句總疎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

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

復隨我回首一悲歎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

迷涕盡湘江岸將適吳楚故云

五十老翁棲皇南北逃難何無已時也而况骨枯氣衰
諸病都入雖則逃難無地可逃一身莫容更兼妻子庶
幾言歸故鄉其如桑梓墟鄰里散惟有雪涕滿湘江而
已○愚謂此詩當在將適吳楚時一則蜀中多故正當
吐蕃入寇後與本題逃難二字有合一則公欲出峽適
荆楚與詩中涕盡湘江岸有合一則公年方五十一與
詩中五十白頭翁有合或謂係大曆五年
避臧玠亂入衡時作入衡公已五十九歲

行次鹽亭縣題四韵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咨議諸

昆季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谿花淡淡春郭水泠泠四句行次

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長歌意無極好為老夫聽四句奉簡

鹽亭四面皆山馬首望之縣與胥青其下谿為雲谿谿
上之花淡淡不俗其外郭為春郭春郭之水泠泠而清
行次所見如此計全蜀名士亦為不少乃嚴家德星獨
聚一門蓋既有兩使君又有諸昆季今日長歌奉簡用
意深長兩使君諸昆季幸為老夫細繹哉○鹽亭在梓
州左咨議諸昆季舊註謂是嚴震及其弟嚴礪震以財
役閬里至德乾元中數以貲財助邊得為州王府長史
咨議參軍詩曰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分明不以名
士許嚴但謂其一門多富宦耳按德宗幸梁時震為梁
帥具軍禮迎謁德宗令震登騎中書齊映叱震導駕曰
山南士庶但知有震不知有陛下今使蜀
地知天子尊耳是震不但以貲財雄蜀

倚杖

公自注
鹽亭作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

二句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

狎鷗輕白浪歸雁喜青天

四句倚杖所見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年

年二句倚杖所感

鹽亭縣有春郭又有雲谿我看花於彼遊倚杖於此矣
縣在山間故為山縣而其市早休橋跨江上故為江橋
而船於春聚山城草縣地僻境偏往來者少一日之中
人烟在曉四時之內估客惟春也於時白浪險矣狎鷗
偏輕青天高矣歸雁獨喜物色中如鷗如雁都有生意
我去秋別家妻孥不保對此生意有回首轉淒其者矣

閬山歌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不盡雲江

動將崩未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六句閬山

中原格鬪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壁結出卜居意

何山是白閬州之靈山獨白何臺是碧閬州之玉臺獨
碧所以然者靈山上雲浮松際欲盡不盡故白也玉臺
下石枕江流將崩未崩故碧也靈山玉臺皆神仙窟宅
其根必有鬼神來會故其氣象已與嵩華二嶽彷彿爭
高吾見閬山疑是嵩華吾見似嵩華者忽憶中原庶幾
有日歸中原再遊嵩華其如干戈未休何惟有結茅齋

於靈山玉臺處看青壁以卒歲而已。○
嵩在洛華在秦故觸中原故鄉之思。

閩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
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歌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六句閩水

閩州勝事可腸斷閩州城南天下稀。總前章結

有閩山即有閩水為嘉陵江江色之麗似石黛似碧玉兩者難定始相因依為一色也何以有此黛碧蓋由嘉陵日色已破浪花而出水嘉陵春色已從沙際而歸來耳此時巴童愛此浪花蕩槳而過半歌半側此時水雞愛此沙際銜魚而飛或去或來此皆閩水勝事况閩州城南其山色秀麗如秋錦諸峯又為天下所稀者此我歌閩山即思結茅於此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身隨舟。四句陪

結束多紅粉歡娛恨白頭。非君愛人客晦日更添愁。四句陪

山當豁處何時斷者江於平時一似不肯流然江平流緩則舟行遲矣舟之行不知其改岸與否於花之去稍知其已改耳身之飛怪其與舟俱在今因岸之改始知舟行身亦隨舟來耳泛江之景如此此時舟以內有紅粉者結束何多有白頭者當歡而恨幸有使君愛人為客置酒泛江不然我愁不轉添哉。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江檻俯鴛鴦。四句

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香。二句應前結不須吹急管衰老

易悲傷。二句應前歡

既泛江隨就亭亭上有徑因沙甚軟亭前有草無人自芳對亭者有野畦畦光遠接蛺蝶疑連緣亭者有江檻檻勢低臨鴛鴦在俯未幾日晚煙花撩亂至於風生錦繡飄香豈非結束多紅粉耶我年衰老悲傷易動使君

愛我者幸勿更吹急
管蓋歡娛恨白頭也

城上

時已收京巴閬僻遠公
尚未知故有城上諸作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水茫茫四句城上

八駿隨天子羣臣從武皇遙聞出巡狩早晚遍遐荒四句感懷

我客巴閬又見城頭芳草萋萋已綠空城白日冉冉漸長草綠花亦落經風吹而片片皆飛日長水亦盛當春動而茫茫萬頃計此時隨穆天子者定有八駿從漢武皇者亦有羣臣幸陝以來遙聞出狩自冬徂春遐荒應徧鑾輿亦可回矣何其久不回也○代宗止幸陝公何以有遐荒之語當年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又以郭子儀新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師勸帝都洛陽焉知不有八駿遐荒之舉忠臣愛君情見乎詞

送李卿暉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霑衣問行在走馬向承明四句王子

暮景巴蜀僻春風江漢清晉山雖自棄魏闕尚含情四句自傷

國方亂也王子何為歸也其如至尊蒙塵扈從無人何獨吾垂老巴山傷春江上往年靈武之賞既悲不與今日從亡之役又復不及介推晉山雖然自棄敢以江湖忘魏闕哉○重耳反國時從行諸臣駢首爭功肅宗收京後靈武諸臣亦然公往往形之詩如洗兵馬詩曰汝等豈知蒙帝力送張山人詩曰文公賞從臣秋峽詩曰嘗怪商山老兼存登贊功而已則壯遊詩曰之推避賞從此詩曰晉山雖自棄意深遠矣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失道非關出襄野揚

鞭忽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橫六句叙亂

是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

聞道孽孽能全生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以上以願望是釋悶

自祿山作逆至於今吐蕃復亂海內久不解兵矣安史之亂猶曰內寇吐蕃外患何以亦然昔者黃帝至襄城之野七聖迷轍陝州之幸非如黃帝訪大隗也晉帝察王敦之變中道留轍陝州之幸不啻晉帝過城也亂至於此朝廷播遷一而再再奔走亦應厭矣亂極必治氣數且然諸公豈無意也深思致亂之由不過誅求無藝今日但恐如舊天下怨恨之氣多由孽孽弄權今日何可全生天子厭奔走而回鑾羣臣思昇平而佐治誅求改孽孽庶釋我悶但恐老翁計左料事多錯風塵之靖何日之有我悶終誰釋哉○孽孽全生指程元振

傷春五首

公自注巴間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領起西京疲百戰北闕任羣兇

承兵雖滿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承日蒙塵清露急御宿且

謹供殷復前王道周遷舊國容蓬萊足雲氣應合總從龍

六句傷春之指

天下多故矣乃兵雖滿不礙春光也兵何以滿蓋自吐蕃入寇致一時將士百戰幾疲而北闕羣兇又任其紛紛爭相偽立至於春光關塞之遙離隔千里煙花之麗依舊萬重所可傷者如此春光使至尊蒙塵供帳寥落遙想行在淒其中露耳所望車駕還京亟圖恢復為殷宗周宣則蓬萊殿上雲氣依然扈駕諸臣從龍不乏庶不負此春光濃艷也○雲比臣龍比君代宗出幸羣臣離散公以此諷之

鶯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天青風卷幔草碧水通池四句承春

光牢落官軍遠蕭條萬事危鬢毛原自白淚點向來垂不

是無兄弟其如有別離六句蒙兵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透

結援春光

春光之濃鶯語矣。花開矣。仰見天青。俯見草碧矣。其如兵滿天下。何世亂極矣。援兵不赴。萬事都危。髮白非假。強為淚點。非緣今日。豈獨行在無信。直至兄弟分飛。雖有春光。曷禁北望神傷已。

日月還相鬪。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大角纏兵氣。鈎陳出帝畿。六句天象煙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行在

諸軍闕。來朝大將稀。四句人事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結出用賢

圖治

日月鬪陰勝陽矣。星辰圍象緯變矣。此危機也。還鬪屢圍者。都因執法未誅耳。危機焉得變耶。危機不變。直至大角帝座。盡纏兵氣。鈎陳行宮。亦出天垣。此天象。即人事。於時御道而上。無非煙塵。攀輦之人。獨有耆老。諸軍潰散。不知所之。大將跋扈。不來救援。執法不誅。一至於此。豈無賢人。隱於屠釣。可為朝廷戮力者。不識我王出狩之暇。肯載同歸與否。○執法即熒惑星。時程元振熒惑代宗。以召亂。柳伉上疏。謂陛下必欲存宗廟。獨斬元

振首。馳告天下。上以元振有保護功。止流。涿州是不成誅。執法大角為帝座。鈎陳即紫微。纏兵氣。則京師陷。出帝畿。則乘輿奔。語語有會。時李光弼擁兵徐州。畏元振遲留不進。是來朝大將稀。

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使歸秦。奪馬

悲公主。登車泣。貴嬪蕭關迷北上。滄海欲東巡。六句承清首二句

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豈無嵇紹血。霑灑屬車塵。結意自况

安史亂於前。吐蕃亂於後。朝廷之亂亦屢矣。無如道遠消息難真。何或曰。我王在洛。或曰。使者歸秦。或曰。公主奪馬而奔。或曰。貴嬪登車而泣。或曰。大駕欲入蕭關。既迷北上。或曰。至尊欲浮滄海。早晚東巡。消息難真如此。雖安危之體。我輩難知。然老大之臣。草野不乏。但不得身為嵇紹。親捍乘輿。灑血屬車之上耳。何為扈駕無人。一至於此。○平準書。上北出蕭關。釋悶章云。江邊老翁錯料事。此曰。敢料安危體。料字一例。

聞說初東幸。孤兒却走多。難分太倉粟。競棄魯陽戈。胡虜

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六句得毋中夜舞誰憶大風歌春色

生烽燧幽人泣薜蘿四句傷君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二句

總結

羽林孤兒朝廷養成以備一旦之用今駕東幸却走多倉粟雖儲陽戈自倒人心既離糗糧甲兵皆不足恃而吐蕃入大駕奔矣此時豈無聞雞起舞如劉琨者乃誰憶大風思猛士以守四方如漢高者遂使長安春色淒其烽燧之中故國幽人腸斷薜蘿之下不禁傷春之至也夫修德可以弭亂君臣同心可以召和和氣致祥即吐蕃易滅太平立見是在今上耳

收京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車駕已還宮四句

尅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四句

今日京邑復道已收兼聞馬璘等背城擊賊俘斬千計前此幸陝扈從無人計此時衣冠諸臣却來扈從也扈從之功及今已晚蓋此時至尊車駕早已還宮也京收矣所難者收京後耳今日尅復之功幸而如此他年扶持之力全仗數公倘扶持不力是使我回首收復之地更為慟哭亂亡之地諸公幸毋然哉○復道句蒙安史亂後有復收便有復失言下將前車之覆悚然拈出尅復二句即洗兵馬詩已喜皇威清海岱還思仙仗過崆峒所謂平吳之后正煩聖慮也未幾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京師震駭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四句

京劍外春天遠巴西驛使稀二句念君經世亂匹馬向

王畿結還送司馬入京

宗廟以萃天下之渙收京則收宗廟矣聞道宗廟收鑾輿亦歸於時傾都而看至尊喜其無恙正殿而臨朝會

其引朱衣收京如此當此劍外春天消息既遠巴西勅使往來又稀何幸得聞收京之信顧我徒聞耳君則入京矣久經世亂匹馬入朝念君獨能如此留滯者不能是足傷也○題曰收京闕詩曰收宗廟宗廟所以萃渙當時車駕發陝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耶公先曰聞道收宗廟然歸語得大體

送司馬入京

羣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二句歎君能戀主久客羨歸秦二句

送黃閣常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為話涕霑巾四句

四句發明先朝忝從臣句

羣盜之亂直至今日念我先朝亦是侍臣流落至此戀主之義安在歸秦之日何時耶歎君亂後偏能急君之難同是久客獨有故園之歸君歸矣我忝侍從當年黃閣亦常司諫今日丹墀應有故人我向來為社稷計上封事焚諫草子歸京後幸為寄語故人先朝侍從某人者至今話及社稷尚涕泗霑巾也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自閬州赴成都詩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承其何以報皇天白骨新交戰雪臺舊拓邊乘槎漸消息無處覓張蒼

杜詩闡卷十六 終

杜詩闡卷十七
送司馬入京
華蓋至今日先朝承從臣
黃閣常司諫丹雘有故人
向來論社稷為語涕沾巾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杜詩闡卷十七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自閬州赴成都詩 廣德二年

有感五首

有感五章收京後追述當年時事蓋痛其前又勉其後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承兵何以報皇天

承將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

帥句四句追痛往事

首歎諸將以賊遺君父。今上久在行間，統轄諸將，將帥蒙其恩澤，化為侯王。國家待汝不薄，日者至尊再罹蒙塵，捍牧圉之謂何？夫君勞，臣不得獨逸，兵戈有歲年矣，何以至今勞聖主，况食焉當不避其難，將帥蒙恩澤矣，不知何以報皇天？自兩京收復後，今日武關、藍田等處，是新交戰之處，白骨又如丘矣。自武德年來，今日洮岷、蘭廓等處，是舊拓邊之處，雲臺不可問矣。伊誰責哉？朝廷以戰不足恃，去年遣李之芳、崔倫等往聘吐蕃，修好息戰，反被羈留，乘槎之消息杳然。張騫之使節難覓，致今日重有入寇之舉，我不能為諸臣解矣。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四句 河北

諸藩詞

期討河北諸帥，河北諸藩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餘孽未靖，是乾坤內尚有虎狼也。因而坐大，不修職貢，天王之義，謂何？朝廷遣使往來，輩望迢長，驕恣耳。藩鎮為境內臣，跋扈尚如此，彼西羌、青海、東夷、越裳，亦安望其

奉正朔，修朝貢，而責其不庭哉？朝廷今日置藩鎮於不問，一若罷兵息戰，放牛歸馬，欲垂拱而治者然。蛇豕虎狼，真何日而靖也。○一說當年僕固懷恩欲自樹黨，援秦留河北諸帥，郭子儀謂大盜既平，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子儀之意，誠欲先河中以示諸帥，此舉行河北諸藩次第可削。此真安國家尊朝廷之心。公曰：大君先息戰，蓋不欲明示以削諸藩，而欲息戰自大君始，亦即子儀仍自河中為始意。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四句 追述

幸不都

諷都洛非策。洛陽為天下中，舟車貢賦，道里均平。漕運都儲於此，日聞太倉之粟，陳陳積貯，車駕幸此，如寒得春。夫粟米固可支，金湯不足恃。莫貪洛邑，謂金湯之固，足以退守，還宜進取。使版圖之內，從此長新，蓋守國者在德，不在險。誠能躬行節儉，收拾人心，即盜賊莫非王臣，何必洛邑金湯足恃哉。○當時程元振阻上還京。

勤都洛陽公意洛陽雖居天下中形勢險固立國之道不在於是時郭子儀章奏亦以東周之地久為戰場勸上還京黜素餐去冗食躬儉節用則黎民自理盜賊自平與公此詩正合是年天興聖節諸道節度使獻金飾器用珍玩駿馬為壽常袞請却之代宗不聽不過行儉德亦非泛語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強幹地未有不臣朝四句論

授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四句

言親賢出鎮之有利

言親王足恃立國之道貴於強幹弱枝桂經霜而彌勁其本固也梧遇秋而即凋其枝弱也古來強幹之地未有不臣之朝蓋幹強則枝弱宗盟固則反側消秦皇孤立至於速亡漢家削國動搖根本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彈壓有素也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同姓足恃也為今日計亦惟消弭鎮兵擇親賢而授以節鉞俾之即往禹湯罪已制詔書而卑宮以頒所及自遙是能依古封建者依封建則根本既固自難動搖雖有伏戎不敢為亂

此詩王威振國勢張豈獨聽簫韶秦文德哉公是年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一則曰願陛下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再則曰必以親王委之節鉞此古維城磐石之義終曰臣特望以親賢為總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之利與此詩相表裏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四句責叛

將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二句責守令願聞哀痛詔端拱問

瘡痍二句勉代宗

謂文武將吏不足恃專勉代宗安史既平懷恩復叛所以然者懷恩既不為朝廷用其所屬兵進不能勤王退不能釋眾勢必自相殘賊兵殘則將自疑何怪其然是懷恩之叛以疑而叛然實無可疑所可疑者或朝廷以假王縻爾亦思大寧郡王之爵原封爾為真王爾之報主何其不始終如一耶將帥多疑沮矣生民所賴獨領郡之吏耳當今州郡受制將帥領郡者窘辱無色之官者皆得有詞民生至此所望作民父母者獨元后一

人庶幾下哀詔問瘡痍。與咻撫字誠今日急務也。○時僕固懷恩上書自訟云。來瑱受誅朝廷不示其罪。諸道節度誰不疑懼。近聞詔追數人。盡皆不至。實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豈惟羣臣不忠。正為回邪在側。此為將自疑。與李光弼無涉。哀痛詔。即是年柳伉疏中。天下其許朕自新之意。

暮寒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寒多。四句暮寒

戍鼓猶長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和。四句暮寒

感之

平郊之樹半為霧隱。廣岸之波盡是風含。春色靜矣。春色靜則暮寒多矣。於時戍鼓之聲。雖暮未停。林鶯之聲。因寒亦輟。安得有笙歌高會者。忽思何處。置酒高會。飄朱袖拂雲和。此樂夫乃太荒哉。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欹斜疾。魚龍偃臥高。四句渡江

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二句景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結寓 諷意

江可渡。春江則不可渡。蓋風濤正壯耳。操舟楫者。欹斜而過。自以為疾。何如為魚龍者。伏處其下。不失其高哉。此時渚花汀草。其景惟垂綸者自得之。試戲問焉。得毋悠悠然笑汝曹為徒勞也。○詩意謂禍亂未夷。與其涉世。不如杜門。即李白橫江辭。即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意。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燕字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二句江亭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途。

二句送別沙暖低風蝶。天晴喜浴鳧。二句景別離傷老大。意緒

日荒蕪。二句情應次聯

亭外雲幕柳影同飄亭中酒壺江波一色我送別駕於
此流落異方忽驚會面其如終宴更惜征途何於時柳
蝶江鳥或飛或浴都有意緒獨我老年送客雖對此沙
暖天晴浴鳥風蝶徒自覺荒蕪彌甚耳何能終宴矣

泛江

方舟不用楫極目總無波長日容盃酒深江淨綺羅四句泛江

亂離還奏樂漂泊且聽歌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四句感懷

方舟並泛不須鼓楫况波恬浪靜平日惟長也有酒能容江惟深也其淨如練惟是亂離非奏樂之時歌聲入愁人之耳我見江流難忘清渭遙想長安此時花濃春艷惜乎無由得見也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短愁從舞袖長四句詠陪

者宴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光川路風煙接俱宜下鳳凰四句

別者

長安東都門外為祖道處有離亭焉今江亭餞別是即離亭吾意離亭是舊國也嗟此春色何地不有料舊國亦此春色我意春色非他鄉也乃離亭則非舊國春色則是他鄉意中所是者却非意中所非者是奈之何哉况老人年促歌怕曲終旅客愁長舞憐袖舉閬州二天遂州五馬二天開餞則五馬生光凡以兩公皆刺史閬州遂州風煙相接此亦一穎川彼亦一穎川將來治行皆如王霸將來二州俱下鳳凰宜也

南池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四句南池

呀然閬城南枕帶巴江腹菱荷入異縣杭稻共比屋皇天

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

魚遠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以上叙南池之利南有

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

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以上諷辭淫祀自古

昔非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平生江漢興

亂身局促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以上自歎

此諷巴俗富而好巫。閬中棧道千里界山為門地多山而少水獨有南池茫然萬頃勢浸坤軸枕城南重正腹池中菱荷直入異縣池邊秔稻足供萬家此皇天仁愛貽民美利閬民尚知足哉不見高田無水多失西成南池一帶獨享豐熟且清源之內眾魚發發遠岸之處喬木森森尤可異者喬木中如楓林本是秋色獨南池則當春渥丹美利如此故當知足耳乃巴人恃其富足競尚淫祠巫覡終朝歌舞不輟訪之於俗為祠漢王故也獨念漢王聰明正直昔為漢中王盡地利以養民茲為閬州神自應體天意而賜以美利陂間酒食亮必吐之今日干戈滿地巴閬幸免極目淫祀為此重傷江海之興不能自如顧瞻南池漁舟泛泛不禁駐馬躊躇起

武陵問津之思耳

滕王亭子

公自注亭在玉臺觀內王曾典此州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裏仙

家犬吠白雲邊四句滕王亭子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蘂穠花滿目

班人到於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四句憑弔

君王逝矣其臺榭亭亭枕巴山者丹梯還可躋也君王猶梁孝王故脩竹泠泠尚有鶯啼春日君王猶淮南王故白雲杳杳猶聞犬吠仙家今日者江石本麗王去麗亦傷心花蕊自斑亭存斑徒滿目滕王當日曾典此州其風流到今為人歌咏我來遊此坐是留連忘返云

玉臺觀

公自注滕王造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四句遂有馮夷來擊

鼓始知羸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鼉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

四句觀更有紅顏生羽翰便令黃髮老漁樵 二句自况

王臺山中天而時積翠濃矣觀在高中高居上帝其列仙侍御者咸捧節而來朝或為水神則有馮夷擊鼓奏樂或為仙妃則有羸女吹簫和之有馮夷則有鼉鼉窟江光隱見於觀中有羸女則有烏鵲橋石勢參差於觀裏夫上帝高居絳節來朝使水神仙女無不効職江光石勢無不効靈此雖觀內布列縹緲虛無之事而恍惚遇之更有人焉紅顏不老羽翰可生便當卜居於此以漁樵老矣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 二句領 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

聲鳥雀荒村路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

山路依然寂寞非昔者君王不復行也亭外古墻猶棲竹色亭中虛閣自為松聲欲問種竹種松人今誰在者惟有一村鳥雀爭噪暮林數片雲霞常娛過客寂寞春山路如此回首君王在日前歌後吹千騎把旌試一憑弔依稀如見其如君王不復行何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 二句領 綵雲蕭史駐文字魯恭

留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

此浩劫造自滕王無異梁孝王之平臺因得訪古來遊也訪古時仰見綵雲若駐蕭史恍然玉臺即鳳臺俯見文字如留魯恭恍然玉臺觀即靈光殿顧此浩劫近瞻宮闕羣帝可通遙想乾坤十洲可到我遊至此人傳此玉臺山北時有玉笙仙羽則王子晉浮丘伯又依稀不遠何但蕭史駐魯恭留而已

百舌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 二句領 知音兼眾語整翮豈多

身花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

鳥有百舌者不知其所自來其聲反覆四時之中但知報春已耳其報春也音能兼衆故爲百舌其所自來也翻亦無多名爲百舌其實不過一身翻無多故花密而藏難見使人不可即音兼衆故枝高而聽轉新使人不覺眩百舌春囀夏至過時過時不可發口過時發口則佞人在側月令言之爲人君者尚其聽百舌而遠讒哉

贈別賀蘭鈺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荆榛今我抱何恨寂寞向時人老驥倦驥首蒼鷹愁易馴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貧以上國步初返正乾坤尚風塵悲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萼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以上送別

黃雀小鳥志在野粟羣飛只荆榛間耳我輩有何恨而俯仰何人蓋我輩非黃雀是也老驥也倦猶驥首亦蒼鷹也

也悲向人荆榛之總豈其志哉似此高賢識者蓋難其嬰飢貧理有固然今日國步雖平干戈未息子衰年遠遊庶幾老驥驥首蒼鷹難馴也顧君思千里湖之萼菜而我戀蜀山下之蹲鴟是君能不貪野粟我猶未免爲黃雀耳况生離卽爲死別自古傷心子竟辭我去耶

奉待嚴大夫

按史廣德二年春合劍南東西川爲一道以嚴武爲劍南節度奉待者待其來也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思濟世才常怪偏禪終日待不

知旌節隔年回四句嚴大夫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荆門去鶴

催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襟抱向誰開四句自寫奉待意

公本故人有濟世才重鎮成都惟公勝任自公還朝偏禪將士終日待其重鎮我頗怪之那知旌節隔年果回也我欲辭巴閬而去客歲到今啼鶯已合遠下荆門而遊遲遲我行去鶴頻催凡以待公至耳待公者自傷身

老無幾相見又值時危世事堪論
不然此生襟抱將抑鬱以終耶

奉寄章十侍御

公自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雷後將赴朝廷

貞德二年兩川既合嚴武重鎮因罷留後史傳嚴武於
彘小不赴意杖殺之公此詩在嚴武未到成都時作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事回天地訓

練強兵動鬼神四句美之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空借寇恂

二句罷職朝覲從容問幽仄勿云江漢有垂綸二句將赴朝廷

侍御家世維揚今日俊人惟侍御耳以刺史兼侍御金章紫綬青春亦為生色其在梓州指揮之才足回天地訓練之法動合鬼神似此才能猶關羽在湘西尚資坐鎮猶寇恂在河內未許還朝今竟罷官即在刺史例得舉賢明揚仄陋但我自分衰老此行入覲幸勿云江漢上尚有垂綸之叟我終隱矣○註家以關羽比來瑱來瑒為湘西節度入朝賜歔不得歸故云湘西不得歸關羽夫章方入覲公何必以來瑒賜死之事相况且來瑒悍將亦非關羽忠義之比不得歸者謂不得去東川歸朝廷如九畝章毋使公歸意

別房太尉墓

時公聞嚴武重鎮成都去闕別房墓也房瑄被召道病卒於閬州去年九月公有祭瑄文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二句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

對墓陪謝傳把劍覓徐君惟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六句

景情

閬州他鄉也乃復有行役駐馬何為房公客葬於此拜墓一別耳此間灑淚近土難乾此時望雲低空為斷公是謝傳猶憶生前我曾對墓陪之公是徐君到今歔後我空把劍而覓房公安在惟有花落孤墳鶯啼馬首送過客之聞見而已○房公生時賓客填門既好董庭蘭之琴則必嗜奕昔謝安對客圍碁玄掇淝水房亦嘗對客圍碁矣陳濤斜之敗豈處分不及謝安乎公曰對碁陪謝傳此又哀悼中寓不言之痛季札心許徐君之劍

還挂墓上庶幾生死無憾公疏救時一片肝膽已許房公乃不為上所鑒各遭貶斥是延陵之劍不負徐君杜公之心未酬知己宜有把劍覓徐君之恨語意可參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汨汨避羣盜悠悠經十年不曾向南國復辭西蜀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

蜀起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二句我生無處避四句盡室畏途

邊 二句領

首揭畏字我生汨汨避亂他鄉自天寶至今十年事矣亦欲下荆吳而扁舟不果何心返草堂而西遊復然今日自閬赴蜀身為物役水照影而徒賦魂只暗傷山與人而俱寂夫山水本娛人之景今水虛照山寂然是山水適成畏途豈非我生無着不得已作依人之計故盡室畏途邊而不顧哉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袞翠微潤馬銜青草嘶棧懸

斜避石橋斷却尋雞六句上山行何日兵戈盡飄飄愧老妻合

子妻

次揭愧字山水愁人矣長林在望或者可依乃風急樹偃行色又慘也此時進焉未能退焉不可回復之際意與俱迷客衣薄矣衰翠微而空資其潤馬芻缺矣銜青草而難禁其嘶况棧懸於上進而避石其遲必斜橋斷於前退而尋谿其步必却雖由兵戈未盡歷此崎嶇自思衣食向人能無愧悔前此畏可言也不過行路難也茲則愧不可言也以

行色遙隱見人煙時有無二句僕夫穿竹語樵子入雲呼

二句承行轉石驚鸚鵡擘弓落狻猊二句承人直供一笑

樂似欲慰窮途三首

末揭樂字避石尋溪時山徑斷續行色遙隱見矣翠微青草間人馬飢寒人煙時有時無矣行色隱見故

僕夫在前穿竹偶語。禪子在後入雲。又呼人烟有無。故轉石之處。魑魅成羣。枰弓之餘。狻猊紛落。凡此轉石。枰弓之情。聊遣僕夫。禪子之興。雖曰窮途。且供一樂。前此愧可言也。我胷中尚有妻子也。茲則樂不可言也。豈惟妻子。直付此身於度外矣。○三章路之險。每進益險。公之情。每進加寬。進而加寬者。正是欲哭不敢哭。其情有甚於哭者。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

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廷分未到。舟楫有光輝。四句泛池

鼓化蕝絲熟。刀鳴鱸縷飛。二句使君雙皂蓋。灘淺正相依。

結還陪兩使君

房公本舊相。今上初立。召拜刑部尚書。恩追以後。遺澤猶存。故至今遊池者。未嘗稀耳。雖則恩追。道病而卒。是闕廷之分。未曾到也。狀此池係舊相所鑿。故今日泛池者。舟楫尚有光輝焉。於時千里蕝絲。下鹽鼓。而其絲已綿州而設。西池之上。皂蓋應雙。况使君灘頭水淺。可止我今陪宴。能勿留連盡興矣。

得房公池鶯

房相西池鶯。一羣眠沙泛浦白於雲。二句鳳凰池上應回

首為報籠隨王右軍。二句得鶯

此池是房相西池。有鶯一羣。或眠沙。或泛浦。其白如雲。池鶯愛如此。今得之。敢欺良友。蓋此鶯池。何異鳳凰池。房公今日猶應回首池間。何人為我報與房公。此鶯已隨王右軍去也。○中書省為鳳凰池。因池鶯。故借用鳳凰池。非謂被召還朝。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

論松竹久荒蕪四句將赴成都草堂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

用酤五馬舊曾請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四句赴成都之情事

我自分與草堂長別今日得歸而赴成都者為嚴公重鎮耳自嚴公去後一經知道再罹吐蕃揖讓化為干戈幸今重鎮但使風俗還淳寧辭松竹久圯夫松竹久荒蕪是茅屋雖可懷亦可畏也然閭閻還揖讓是茅屋雖可畏亦可懷也此地土產之魚熟知其美往年鄰人之酒穉子能賒而况草堂小徑嚴公五馬舊辱在臨赴召以來頻移書札今日得歸直赴嚴公之約耳微獨我待公公還待我也○公赴成都為茅屋也歸茅屋因赴成都一似茅屋主成都客也所以得歸茅屋為嚴公也為嚴公得歸茅屋又似嚴公主茅屋客也通篇字義皆切重鎮揖讓曰還荒蕪曰久魚曰知酒曰憶小徑曰舊曾請書札曰幾回待所謂再剖符云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堠無兵馬錦

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鶩鴨惱比鄰六句成都

草堂習池未覺風流盡况復荆州賞更新二句概嚴公

我於途中所見清江白蘋處處皆是因想故園景物尚有殘春似故園之春有意待我幾於春為主我為客也自吐蕃入寇雪山告警今寇亂已平斥堠應無兵馬矣自成都被亂十室九空今亂定人歸逢迎定有舊主矣此間兒童還應無恙縱使延俗客於草堂亦何怪焉我家鶩鴨何足比數若使惱比鄰而不睡慎毋然哉我草堂即習池往日嚴公在駕酣飲賦詩其流風餘韻至今尚在既來重鎮前歡可續荆州之賞應更新也○此章似承前閭閻還揖讓句斥堠無兵馬還揖讓矣逢迎有主人還揖讓矣兒童能延客還揖讓矣鶩鴨不惱鄰還揖讓矣結二句蒙舊曾請小徑

竹寒沙碧浣花谿橘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入居

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六句寫草

堂肯藉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結挽嚴公

我想草堂此時浣花溪上竹色寒沙水碧橋藤雜亂咫尺應迷耳咫尺迷則出入之人竟然生恐東西之處悵悵何之往年藥裹書籤吾存留者料只蛛網塵封至若野店山橋縱有車馬到江干者亦只空煩往來耳荒涼如此春色猶存異日故人過我藉草而坐萬事舍旃先拚一飲未卜終肯惠然否也○此章似承前松竹久荒蕪句竹寒沙碧久荒蕪矣藤榻迷人久荒蕪矣愁出入昧東西久荒蕪矣封蛛網送馬蹄久荒蕪矣結二句亦蒙舊曾諸小徑

常恐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

竹應須斬萬竿四句亦承松竹荒蕪意生理祇憑黃閣老衰顏欲付

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四句自叙依嚴之意

藥欄我愛護者今日得毋沙崩藥欄有損乎至於江檻風湍不免亦聽其落但恐江檻在外藥欄在內沙崩欄損亦從江檻而落風湍耳往日手栽四松別後不知會長其餘陰江惡竹歸時亟欲其除我生理久置度外今

日願憑閣老我衰顏敢望再少今日思乞大丹公本黃閣老有紫金丹亮能為我衰顏地使生理無虧者蓋由三年奔走皮骨空存行路艱難閱歷殆遍今日此行是用屬望我公耳○江檻落風湍即後水檻詩中茅軒駕巨浪焉得不低垂之意新松二語雖指松竹其實寓扶善鋤惡意前公說旱中有曰自中丞下車軍郡之政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凡冗長者又革削矣此時蜀將整頓不料嚴去蜀中又亂幸今再鎮從此民之善者栽植之譬彼新松使高千尺民之奸者鋤去之譬彼惡竹亟斬萬竿二語為紀綱重振之象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二句結還將赴草堂昔去為憂

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

息機其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六句全寫歸後情事

草堂荒蕪生事微矣還思歸者以烏皮几在尚可憑耳昔去亂兵擾我嚮屋今來鄰右亮非舊人惟是懷古情深思重遊於少城諸處况息機自分甘歸休於浣花溪裏公為總戎折衝樽俎我為遊子身着荷衣公樹勳名

我甘投隱。兩者原不相妨也。○几所以憑公似借几况。嚴公可憑。卽上章生理。祇憑黃閣老意。結二句。早知參謀。檢校匪我思存。緋衣袋何如。菱荷衣鄰人非。如斛斯已歿之類。

春歸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四句春歸

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四句春歸

情。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卽爲家。四句春歸

春歸感懷

我歸矣。往年徑竹。舊翠臨江。此際簷花落。紅滿地。別來甲子。方覺頻移。到日春華。恍疑乍見。於時石邊倚杖。客與同孤。沙面傾壺。興復不淺。適見遠鷗。浮水而至。一何靜也。似我之息機。風塵者。又見輕燕。受風而飛。一何斜也。似我之側身。天地者。我三年奔走。已知路難。一日歸休。便期投老。獨醒非我事。何妨醒而更醉。無家何必憂。醉鄉卽是我家耳。草堂雖歸。逆旅而已。

歸來

客裏有所適。歸來知路難。點歸開門野鼠走。散帙壁魚乾。

洗杓開新醞。低頭着四句歸小冠。來之事。憑誰給麴蘖。細酌老江

干承上句結

客裏何知勞苦。今日痛定思痛。方知行路艱難耳。於時野鼠見人。開門驚走。壁魚老死。散帙久乾。酒厨之中。洗杓嘗杜康之醞。矮簷之下。低頭戴子夏之冠。旣開新醞。又憑誰而給麴蘖。旣着○小冠。且細酌而老江干可也。野鼠陰物。壁魚蠹蟲。走着乾者。乾亂定歸來。有掃除廓清之象。醞爲新醞。洗杓開者。公在蜀有失身杯酒之虞。近辭痛飲之戒。歸草堂。酌新醞。喜可知也。冠曰小冠。低頭着者。公平生以傲誕不合於俗。且性褊躁。無拘檢。以此見尤於人。歸草堂。務斂飭。其意如此。况洗杓獨開。新醞有不與衆人皆醉意。低頭自着○小冠。言外已有鹿

豕爲羣不就徵辟意給曰憑誰
無求於人酌曰細酌志不在酒

草堂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四句領下

全篇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去朝廷羣小起異圖中

宵斬白馬盟軟氣已粗西取邛南兵北斷劔閣隅布衣十

數人亦擁專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蕃漢殊兩卒却倒戈

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禍自及梟獍徒義士皆痛絕紀綱

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爲魚唱和作威禍孰肯辨無

辜眼前列枉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僂濺血滿長衢到

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國家法

今在此又足驚呼以上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賤子且奔走三季望東

吳弧矢暗江海難爲遊五湖不忍竟捨此復來雍榛蕪入

門四松在步屨萬竹疎舊犬喜我歸低回入衣裾鄰里喜

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

賓客隘村墟以上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天下尙未寧健兒勝腐儒飄

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瘵贅骨髓幸未枯飲啄愧

殘生食薇不敢餘以上將感懷總結

往年我去草堂爲徐知道反成都境內蠻夷充塞耳今日我歸草堂爲草堂亂定犬將復來適然無虞耳猶憶初亂反覆斯須只因嚴公大將被召還朝遂致羣小紛然敢盟謀叛知道手握兵符不獨漢兵號召邛南羗夷以劔閣爲要地屯兵據守此時附知道爲亂者有布衣數人各擁方鎮未幾蕃漢異心兩卒倒戈知道爲部將

李忠厚所殺禍起肘腋矣。知道被殺後，羣小賊臣爭相為亂，紀綱掃地，殺僇無辜，以至枉械在前，笙竿在後，殺其夫，淫鬼妻，殺其將，乘鬼馬，橫虐至此。法令安存，草堂所以先去也。自去草堂，往來梓閬，三年中，有與遊吳復由兵阻，遂使南國之興，適成草堂之歸。草堂前有四松，自我去此，曾慮其蔓草或纏矣。曾憂其霜骨不長矣。今入門而四松尚在，草堂側有萬竹，自我去此，曾念其抽梢過墻矣。曾憐其東鄰影薄矣。今步履而萬竹依然，我歸而犬認故主，鄰勞遠客，舊犬鄰里胥喜也。我歸而軍騎滿巷，賓從填門，大官城郭胥喜也。非成都無虞，我又安得歸而喧闐如此。乃成都雖定，天下未寧，自料腐儒不復有為，則是草堂雖暫歸，飄飄終不免耳。天下未寧，時為健兒之時，腐儒誠贅，飄飄不免，生為老夫之餘生，飲啄真慙，狀則嚴公，雖再鎮草堂，雖重歸猶朕，是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也。已。○知道非蠻夷，糾合蠻夷為亂也。公前上嚴武，東西兩川，說曰：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勁卒，脫南蠻侵掠，邛雅子弟不能獨制，但分漢卒助之，不難撲滅。又云：頃三城失守，非兵之過，糧不足也。今此輩見缺兵馬，使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獨漢卒屬裨將王之，竊恐備吐蕃，宜先自羗子弟始。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載，離立如人長。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疎柯亦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狀振撥損，得愧千葉黃。以上四松敢為故林主，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為我起，灑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姿，聊待偃蓋張。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以上感懷

我歸草堂，四松尚在。因憶初移，不過三尺。今更三歲，忽已如人。此三歲中，流離梓閬，皮骨空存，不謂四松翻能

成長雖然人固憔悴物亦凋傷猶幸本根不拔幽色尚在當年藩籬之挿本為隄防今日干葉之黃終遭撥損竊恐身為主人致薪木毀傷又未免貽笑於小松耳况黎庶猶未康也幸嚴公再鎮避賊初歸顧此空堂春草自滿乃覽物動衰年之歎撫景慰淒涼之情者則以聽清風於松際微霜向人看枝葉之昂藏偃蓋可待所傷者往時手植四松豈無竊比霜根之心今自顧飄蓬茫無根蒂俯仰草堂為事為迹何者可為我有况此小松期其千年之後老蓋扶疎上蟠穹蒼欲尋種松主人不知已歸何處其為慘淡目前已見其然矣尚何矜詡之有未免有情聊爾賦詩豈真戀戀四松哉此詩着眼在事迹兩可忘句見在為事已往為迹公賦松意中無松矣凡人事迹不忘便有計得喪較多寡幸生憫死種種繫着無論王戎李和嶠錢固屬貪心所使即嵇康鍛阮孚屐皆為繫着誠空所見一切可忘愛菊不在菊嗜酒不在酒也且夫天地為逆旅日月為過客况此區區謂是我有公題草堂詩曰事迹毋固必茲賦四松詩曰事迹兩可忘惟能兩忘故毋固必

水檻

蒼江多風颭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不低垂遊子

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向為谷何傷浮柱欹以上水檻扶顛

有勸誠恐貽識者嗤既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以上修檻臨川

視萬里何必欄檻為人生感故物忼愾有餘悲四句推開

草堂臨江因有水檻無奈江間風雨晝夜長飛雖有茅軒蓋此水檻駕於巨浪勢必低垂似可傷也然遊子出門岸谷易位區區浮柱何傷之有惟是危者當持顛者當扶水檻之欹急須扶持耳大厦將傾一本難支水檻之修尚易為力也雖曰臨川無檻可恣縱觀但念檻是故物一旦毀傷焉忍便棄况有大於檻者乃坐視大厦之傾不施扶顛之力能勿忼愾有餘悲也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遊四句備船

故之倉皇避亂兵。緬懷邈舊丘。鄰人亦已非。野竹尚脩脩。船

舷不重扣。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以上破船之故

故者或可掘。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結意推開

我汪海之心。宿昔有之。故萬里扁舟。門外常泊。豈但為清溪上。傍柴門而鼓柁耶。何以忽破也。只因避兵而出。遠離舊丘。鄰里都非。但存野竹。此船亦末由重扣。經年埋沒。破壞至斯耳。昔年江海之心。已失風塵之內。所以能與俱東也。自傷檣摧楫敗。無復濟勝之具。但故物雖非。新材易構。一船之破。何足介意。所悲者。亂離靡定。奔竄無常。不獨舟楫終亡。直恐草堂不保。顧此白屋。亦安能久留也已。

王錄事許修草堂貨不到聊小誌

為嘆王錄事不寄草堂貨。二句許貨不到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

時小誌

錄事何嘆。嘆錄事者。為許我修草堂貨不到耳。昨者。春雨愁人。草堂欲漏。錄事何忍忘我漏時。是用小誌云。○一般春雨。愁者愁。忘者忘。公嘗曰。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是能愁人之愁。不忘人之忘者。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二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鷓鴣雞

二句亦相因

籬東有水。曉色映之。日出其中。舍北有泥。暖氣融焉。雲生其際。日出雲又生。晴雨無常。天氣不測也。翡翠為珍禽。若自異。而鳴於高竹。鷓鴣為草蟲。若有得。而舞於沙中。翡翠鳴。鷓鴣亦舞。性情相感。物類自然也。

藹藹花藥亂飛飛。蜂蝶多。幽棲身。嬾動客至欲如何。正當此殘春。花藥爭發。蜂蝶翻飛。何其動而不靜。獨我幽棲。此身嬾動。縱然客至。亦且聽之。自歎不能如蝶飛花

亂也

鑿井交櫻葉開渠斲竹根扁舟輕裊纜承開渠句小徑曲通村

承鑿井句

鑿井而上交櫻葉井蔭得矣開渠而下斲竹根渠體深矣渠內扁舟往來裊纜裊纜必有取乎輕輕則快井邊小徑屈曲通村通村必有取於曲曲則幽

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承斜暉句翻藻白魚跳

承急雨句

雨急直掠溪脚狀驟雨易止斜暉因轉於樹腰霽景既生隔巢黃鳥並坐而理羽毛溪雨既滿翻藻白魚跳波而爭踴躍矣急雨非捎字急意不出斜暉非轉字斜意不見黃鳥奇於隔巢而並白魚妙於翻藻而跳急與捎字應斜與轉字應隔與並字應翻與跳字應

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簷二句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

二句遠景

笋生穿壁壁破可知藤高刺簷簷低可知舍下庭中近見者如此絲得晴光冉冉欲動絲何意耶草侵江色纖纖若浮草何心耶地晴江白遠見者如此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傷花二句鳥樓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二句承上

夜景何如江動月光移石江波月波互為上下溪虛雲氣迷花溪光雲光互為出沒鳥猶知故道而歸物得所止也帆竟向誰家而宿人迷所向耶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二句高秋總餽貧人

實來歲還看滿眼花二句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

慈鴉二句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結出天下

堂前小徑向來不斜故五株桃樹亦聽其遮耳焉用剪
伐為而况今秋結實堪餽貧人來歲開花依然滿眼今
秋之實將餽貧人今秋貧人得食矣來歲之花又復滿
眼來歲貧人不飢矣夫貧人可念乳燕慈鴉亦自可念
開簾戶以通燕使其往來戒兒童之打鴉遂其生育苟
非亂離既定即此桃樹安保無恙而離離結實况此乳
燕慈鴉亦安有梁間之棲母子之樂信乎今日非復寡
人之妻羣為寇盜之日而天下車書有一家之氣象是
可樂也○乳燕二句似與桃樹無涉然宜通莫打一片
慈心却從上句桃樹從遮不忍加伐高秋結實總餽貧
人意一齊流出信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二句錦江春色來天

地玉壘浮雲變古今樓之景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

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四句登

花近高樓何傷之有今客心為傷者以作客成都如王
粲依荆登樓作賦止為萬方多難故耳不見錦江春色
年年自來天地如故玉壘浮雲朝朝自變古今屢更蓋
春色有常如朝廷不改自安史以來不知幾人思帝幾
人思王至吐蕃陷京師立廣武承宏為帝而乘輿反正
是北極朝廷未嘗有改浮雲無常猶寇盜或侵自安史
以來不知幾處陷城幾處失地至吐蕃入寇隴右河西
之地盡沒今長安復吐蕃走是西山寇盜何苦相侵當
年先主帝蜀宜有祠廟後主亡國祠廟何為只為正統
所屬耳所惜後主有諸葛今日無其人梁父之吟日暮
聊為我登樓所感如此○先主帝蜀以專任諸葛後主
亡國以專寵黃皓郭子儀是諸葛程元振是黃皓代宗
不專任子儀信用元振致來西山寇盜幾失北極朝廷
故公憐後主還祠廟有懷諸葛梁父吟也注家以梁父
吟中意是晏子謀殺三士事公欲代宗去元振如晏子
殺三士不特元振非三士比其時元振已敗處溱州矣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對。小水細通池。四句

鄰水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過南

亭

南鄰近矣。有竹參差。或往或來。無人知者。其間幽花小水。亦若不為人知者。然於時客宜歸矣。幸江村不遠。尊亦殘矣。乃晚席更移。而况山人尤多道氣。從茲以往。數數追隨。何但今日相過耶。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公自注老儒艱難時病於庸蜀歎其歿後方授一官

此老已云歿。鄰人嗟未休。點故竟無宣室召。艱難徒有

茂陵求。點歿後妻子寄他食。園林非昔遊。空餘總帷在。浙

浙野風秋。四句

我方應歸來已恐鄰人非。今南鄰斛斯公果歿矣。鄰人嗟歎至今未休。蓋因生時賣文為活。不能如賈生有宣室之召。老儒艱難已如此。歿後遺書空存。不過如長卿有茂陵之求。歿後授官亦何益哉。今過山莊聞其妻子寄食於他。見其園林非復疇昔。惟有總帳蕭條。野風淅瀝而已。

燕入非傍舍。鷗歸祇故池。斷橋無復板。臥柳自生枝。四句

遂有山陽笛。空慙鮑叔知。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四句

之感

園林雖非昔遊。有燕依依。偏尋舊主。有鷗泛泛。還戀舊盟。惟是跡絕行人。斷橋無板。痛深宿草。臥柳生枝。耳歲月幾何。遂有山陽之淚。知已難得。傷哉鮑叔之交。平生舊遊。零落已盡。白頭垂涕。傷如之何。○臥柳生枝。暗用上林僵柳復生事。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

望其來

久待無消息終朝有底忙

訝其不來應愁江樹遠怯見野亭荒

揣其不來之故

浩蕩風塵外誰知

酒熟香

要其來

崔為邛州錄事今住果園坊裏我久待之消息杳然不知終朝有何等忙而羈滯耶意者愁我草堂江樹之遠不然怯我草堂野亭之荒所以風塵之外踪跡浩蕩豈知草堂酒熟待爾同斟我情有迫不容待者蓋我寂寞歸來聞人足音蹙然而喜故望汝之切如此

寄司馬山人十二韵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

四句總起

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薊子處處識壺公長嘯

蛾眉北潛行玉壘東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以上叙髮

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望雲悲輶輶畢景羨冲融喪亂形

仍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倚劔短亭中永作殊方客

殘生一老翁

以上自叙

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

結完寄詩意

我與山人自關中握別遠客天邊身如轉蓬驅馳歷盡今日相逢亦偶然耳我少年學仙曾荷山人擊蒙之力此時山人道術既高如入京薊子倒屣爭迎似賣藥壺公市人爭識今日飄然來蜀長嘯蛾眉不知離亂潛行玉壘難覓行踪騎虎能馴使童如戲仙人之術如此若我髮稀矣顏衰矣青雲不見輶輶徒悲夕景難留冲融空羨而况行役不免故園無書所以心如懸旌徘徊當路時復倚劔恍愴登亭誠恐殊方永留殘生不保耳聞山人有紫金大丹服之可化腸變髓誠憐我老換我之骨得馭清風而追隨山人後則擊蒙之教始終以之矣

○開寶間有天台山人司馬承禎與李白善想即此山人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

往往雖相見飄飄愧此身不關輕綬冕俱是避風塵四句總起

一別星橋夜三移斗柄春敗亡非赤壁奔走為黃巾子去

何瀟灑余藏異隱淪書成無過雁衣敝有懸鶉恐懼行裝

數伶俜臥疾頻曉鶯工併淚秋月解傷神會面嗟黧黑含

悽話苦辛接輿還入楚王粲不歸秦錦里殘丹竈花溪得

釣綸消中祇自惜晚起索誰親伏柱聞周史乘槎似漢臣

鴛鴻不易狎龍虎未宜馴客即挂冠至交非傾蓋新由來

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以上是不關輕軒冕

俱是避風塵偶然存蔗芋幸各對松筠粗飯依他日窮愁

第一段意怪此辰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勻滿口江如練蠶崖雪似

銀名園當翠巘野棹沒青蘋屢喜王侯宅時邀江海人追

隨不覺晚欵曲動彌旬便使芝蘭秀何須棟宇鄰山陽無

俗物鄭驛正留賓出入並鞍馬光輝忝席珍重遊先王廟

更歷少城闔石鏡通幽魄琴臺隱絳唇送終惟糞土結愛

獨荆榛置酒高林下觀碁積水濱區區甘累趼稍稍息勞

筋網聚粘圓鯽絲繁煮細尊長歌敲柳癭小睡凭藤輪農

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浮生難去食良會惜清晨以上是不關輕

綬冕俱是避風塵第二段意列國兵戈暗今王德教淳要聞除獬狔休

作畫麒麟洗眼看輕薄虛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古重

雷陳以上勉勵之辭

我昔同侍御遊。但愧此身飄飄。不能常聚。所以然者。我
棄官。子解組。人疑我輩輕綬。亦俱為風塵多故。來避
此耳。猶憶知道亂作。自寶應元年。至於今。星橋一別。斗
柄三移。奔走非同曹公。捨攘止由張角。子之去也。誠賦
瀟灑。我之藏也。亦非隱淪。此後三年中。尺素誰將。一寒
徹骨。往來梓閬。行裝數矣。老病纏綿。臥疾頻矣。曉勞本
悅耳者。亂離聽之。但工併淚。秋月本娛情者。疾病見之。
祇解傷神。會面有時。應歎容顏之非舊。含悽不禁。還叙
別後之苦辛。而况三年中。之楚有心。為接輿而不果。歸
秦無計。與王粲而同情。還錦里。而丹竈已殘。隱花溪。而
釣綸尚在。病入消中。祇自憐惜。老耽晚起。索誰共親。近
况如此。子則身為侍御。伏柱同李耳之官。兼為使人。乘
槎有張騫之望。雖在鴛鴻之列。難馴龍虎之倫。所以今
亦挂冠。正當借隱。而况誼非傾蓋。本是久要。蓋由兩人
意氣合。性情真。故往往時避亂。曾同生歎。今日會面。不取
賤貧也。偶存蔗芋。聊為娛老之資。各對松筠。共砥歲寒
之節。粗飯固我甘。窮愁似可怪也。幸女長而裁。褐能穩
無顛倒。短褐之憂。况男大而卷。書能勻。有熟精文。選之
望。當岷江。滿口之界。交蠶崖。雪嶺之間。子有名園。臨山
開徑。我有野棹。沿溪問津。且喜江海之人。時過王侯之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上寺圖 卷十七

信

時賈至知東京舉唐必往東都赴舉公為唐先容因有此寄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四句總起

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以上九載

兩悽惻六龍勿蹉跎相視髮皓白况難駐羲和一相逢百

年能幾何胡星墜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

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子負

經濟才天門鬱嵯峨飄飄適東周來往若崩波以上復為

子山南宮我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寄賈

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為我謝賈公病肺臥江沱以上

郎侍

人生百年幾回九載乃乍相逢而即有東京之役為萬里別從此鶴異林魚分渚即強歌豈能歡乎仰視羲和

六龍迅速催人白髮何時少停興言及此真百年能幾何矣自朝義誅而旄頭墜地迄懷恩叛而漢帥橫戈四

海蕭條豺虎滿地夫少人之處切莫投足以飢有易子食人無人心也多虎之處信我所往以獸猶畏虞羅獸

有人心也唐生負經濟才躡天門上東周道遠迅若崩波今日山阿之送為此故耳南宮侍郎係我故人金鞍

白馬獨步一時彩筆雄文照耀千古况好賢若渴其心靡他子今此行必膺首薦但當善事勿改素心而不變

塞不離道耳我軋元間曾與同朝繼而同貶今故人被召我病江沱相見時為我長謝故人無復闕庭之志矣

云賈至為中書舍人兩朝制誥出其父子故曰雄筆映

古千

杜詩闡卷十八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成都詩

廣德二年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國初以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

間又見真乘黃

四句總起

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

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

統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

以上舊圖

昔時太宗奉毛騮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
 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
 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廐
 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皆神駿顧視清高氣淡穩借問苦心
 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以上新圖以下憶昔巡幸新豐
更轉入舊圖
 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
 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
 柏裏龍媒去盡鳥嘯風一段借馬
追思先帝

昔江都王名緒者多材多藝所畫鞍馬獨步國初曹將軍能得其神妙擅名既久畫馬疑真將軍畫馬有新舊圖二者今錄事家所藏者新圖也將軍畫馬不自新圖始猶憶先帝有馬名照夜白曾詔將軍下筆一時神妙
 感動龍池真龍形於絹素霹靂起於池內不但天顏有喜因而賜金直使筆跡所傳無不生色往者先帝時將軍舊圖神妙有如此新圖何如先乎照夜白有太宗之拳毛騮後乎照夜白有今上所賜郭子儀之獅子花新圖有九馬而拳毛騮獅子花尤為傑出拳毛騮曾騎以破劉黑闥一敵萬矣獅子花曾騎以平安史亂一敵萬矣二馬神駿彷彿有此其餘七匹亦皆殊絕合看九馬顧視清高超然牝牡驪黃之外氣質淡穩絕無跼蹐泛駕之形將軍新圖神妙至此宜乎韋諷酷愛同於支遁哉新圖尚存舊圖安在當年先帝騎照夜白幸新豐宮翠華東來拂天而下此時王毛仲為大奴張景順為太僕一時從騎如雲有三萬匹之盛與此新圖九馬筋骨相同不料穆滿升遐空傳獻寶之歲武皇殂落不見射蛟之人池內真龍隨鼎湖而俱去圖中畫馬望烏號而不歸生前金粟山岡便思埋我歿後太陵松柏不見乘黃呼風之鳥空聞照夜之姿何在所由對新圖回憶舊也

送韋諷上閩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矜矜十載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敘時事韋生

富春秋洞澈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令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蝨賊勉揮淚臨大江

天高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送別

國步反正。猶然艱難。兵革漸消。未盡衰息。當此萬姓哀矜。十載征調之後。奈何為吏者。乘勢侵漁。置反側不問。而誅求多門。苟有賢者。出而濟時。亦易見德耳。韋生年富識清。處參軍紀綱之地。秉朱絲耿直之節。屬吏之務。割剝多誅求者。自當削色。蓋欲撫窮民。先懲豪吏也。我臨江揮淚。仰天太息。此行誠樹佳政。如我所言。去蝨賊。救瘡痍。豈獨閩民幸。即我相憶之懷。用遙慰云。閩為公舊遊地。深知閩民疾苦。由於豪吏蝨賊。故於臨行。勉其為德。勸其峻法。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于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

采風流今尚存。四句總起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

借書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于我如浮雲。伏末開元之中

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

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

動。英姿颯爽來酣戰。以上畫功臣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

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

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

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

南人太僕皆惆悵以上畫馬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驂騮氣凋喪四句結畫馬一段將軍盡

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四句結畫人一段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

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挽首

將軍非他人魏武子孫也今雖降為庶姓猶然清門干今為庶當年魏武割據事業已休矣猶為清門至今文采風流依稀尚存也文采風流何如人知將軍善畫將軍亦嘗學書但書非所長雖登衛夫人之堂未入王右軍之室至於丹青則沉酣其中直不知老之將至夫老之將至尚且不知又何有于浮雲富貴哉大抵人之於藝苟有所癖一切都忘生老病死窮通得喪皆不足以奪其所嗜故一生精神志趣悉聚於此其為業必工即傳世亦可久此將軍之畫為獨絕耳將軍固浮雲富貴然亦當富貴矣往者開元年間引見至尊此特凌煙圖

畫顏色久暈將軍下筆忽開生面畫良相冠而毛髮動畫猛將箭而酣戰來先帝以將軍能畫功臣必能畫馬有天馬名玉花驄者先是畫工如山總莫能肖是日牽來墀下奕奕風生先帝詔曰將軍為朕圖此遂拂絹素慘澹經營匠心一入真龍躍出於時榻上真龍與墀前天馬屹然相向不能復辨而天顏動朱提賜矣在將軍浮雲富貴何心於天子之賜金在圍人俗眼相看猶以將軍所得為過寵甚矣至尊含笑將軍能見知於天子圍人惆悵將軍反見忌於凡夫也所以然者將軍畫馬畫骨不畫肉能畫馬於無馬處故空馬於凡馬中但令驂騮氣伸不在窮極殊相幹不能然故雖入室終讓將軍耳至於畫人志在寫真苟非其人亦不輕寫胡為今日漂泊干戈并尋常路人亦屢為圖畫耶傷哉貧也時來則至尊賜金途窮則俗眼為白有絕技必有奇窮有盛名必有極困獨曹將軍然哉○看英雄割據何公以割據目曹分明以正統予劉足訂陳壽之謬貌其形也貌得山僧及童子曾貌先帝照夜白畫工如山貌不同屢貌尋常行路公用法一例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

公自注新除司議郎萬州別駕雖尚伏枕已聞理裝

名參漢望苑職述景題輿巫峽將之郡荆門好附書遠行

無自苦內熱比何如六句題面及自注正是炎天闊那堪野館疎

黃牛平駕浪畫鷁上凌虛試待盤渦歇方期解纜初六句欲緩

其行應遠行無自苦意悶能過小徑自為摘嘉蔬渚柳元幽僻村花

不掃除宿陰繁素柰過雨亂紅蕖寂寂夏先晚泠泠風有

餘江清心可瑩竹冷髮堪梳直作移巾几秋帆發傲廬以

欲其傲廬養病應內熱比何如句

昔漢武置博望苑以通賓客員外今除議郎是名參漢苑矣周景題陳仲舉之輿曰別駕員外今兼別駕是職

述題輿矣由巫峽將之萬州任萬州為荆楚上游此行便於附書但如此遠行尚患內熱今當伏枕未便理裝

也不見炎天闊絕野館蕭疎破浪而行黃牛甚險凌虛而上畫鷁維艱庶幾水勢少退行人安穩員外何汲汲

然遠行徒自苦耶與其值炎天就野館之蕭疎不如過小徑摘嘉蔬以暫款不見傲廬前渚柳幽矣可供伏枕

者之逍遙傲廬外村花落矣可資伏枕者之排遣素柰繁紅蕖亂暑將退矣夏先晚涼有餘病可蘇矣秋江既

清心亦可瑩秋竹既冷髮亦可梳此時伏枕霍然將作之官之計輕裝已就即懸巫峽之帆豈不快絕吾憂子

內熱比何如者正欲子待秋涼而發也○朱本編大曆四年湘江詩內因有上凌虛句成都至萬州非上水也

寄董卿嘉榮十韻

聞道君牙帳防秋近赤霄下臨千雪嶺却背五繩橋四句防守

處海內久戎服京師今晏朝犬羊曾爛熳宮闕尚蕭條四句

時猛將空嘗膽龍泉必在腰黃圖遭污辱月窟可焚燒會

取干戈利無令斥埃驕居然雙捕虜自是一嫖姚以上勉其進勦

落日思輕騎秋天憶射鵬二句寄懷雲臺畫形像皆為掃氛妖

勸之二句

聞道君之牙帳防訊西山扼險於最高處臨雪嶺背繩橋其嚴如此者以海內之亂自安史至今朝廷宵旰不聞使吐蕃入寇復遭焚掠也君為猛將必當臥薪嘗膽枕戈寢甲以圖報復蓋由前此黃圖已遭汚辱今日王庭盡堪焚燒然則防守西山何如直追漠北耶彼干戈以殺賊者須磨礪而取其利即斥堠亦防邊者當日戒而毋使驕能如是則漢馬武為捕虜將軍得董卿而雙矣霍去病為嫖姚校尉今董卿亦一嫖姚矣當此落日吾思董卿必馳輕騎而追塞外當此秋天吾憶董卿必假射鵰以威吐蕃當年雲臺圖畫無非為掃妖氛董卿人日何忝於此董卿勉哉

青絲

青絲白馬誰家子粗豪且逐風塵起不聞漢主放嬪妃近

靜潼關掃蜂蟻四句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糞粉期

未如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墀四句將來

此青絲白馬思應識造亂者誰氏之子其氣粗豪逐風塵而起亦妄甚矣汝得毋以天子倦勤荒於女色獨不聞天子近日勵精圖治嬪妃且放潼關蜂蟻天威立掃非已事與今日殿前神策軍何等雄武出而破汝指日可期與其逞粗豪之氣擾亂風塵不如脩納款之誠拜舞金闕況皇恩正未可量誠束身待罪皇恩赦汝亦未可知汝何苦謀叛耶○當時代宗知懷恩之反非其本意是年命顏真卿諭懷恩入朝又下詔許其但當詣闕勿有疑慮詔中又曰其太保兼中書大寧郡王如故是皇恩甚優也故有末句

黃河二首

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二句見河北鐵馬長

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羣二句正指海西軍

河北一帶向為安史巢穴今諸帥負固自署將吏吾恐其椎鼓鳴鐘震動天下況此海西軍鐵馬無數高鼻成

羣甚可
憂也

黃河西岸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眾庶戴君王承

蜀句混壹車書棄金玉承無

黃河西岸與北岸異是吾蜀也用兵以來誅求無厭敢抗供給奈無粟何雖則無粟其忠於朝廷者有素故願盡驅蜀民愛戴君王則車書混壹家給人足金歿粟生矣奈何因此一方民也○河西一帶自廣德元年秋吐蕃入大震關已盡取河西隴右地僅存者惟蜀耳公為王閬州論全蜀安危表云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昇於曩時獨劍南自用兵以來稅斂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頻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繁費猶自勸勉充備百役今吐蕃已下松維保三州楊琳再脅普合顆顆兩川不能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又曰救天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劍南諸州亦困而復振矣黃河

揚旗公自注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

時公已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初在幕中

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四句總起

初筵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入駃駃揚旗旌迴迴

偃蓋飛熠熠迸流星來纏風颭急去劈山岳傾材歸俯身

盡妙取畧地平虹蜺就掌握舒卷隨人輕以上細三州陷

犬戎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四句此堂不

易升庸蜀日已寧吾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荆四句自敘

江雨颯然公堂清矣更有異聲肅肅然至者是我公置酒會賓客軍士揚旗之聲也肅肅則不吳不敖有嚴有翼聽其聲已知有異耳軍裝不一以旗為主故初筵羅載旗滿庭於時人控馬而爭馳馬高騰而驚怖而旗

以揚焉。回回旋舞。勢卷飛蓋。熠熠照耀。光亂流星。揚之
來。若風颺之急。揚之去。若山岳之傾。馬上俯身。材無不
盡。旗尾畧地。勢妙於平。若虹蜺在掌。閃爍無端。信卷舒
由人。輕捷可愛。一旗之妙如此。可想軍裝之盡然。揚旗
之妙如此。可見吾公之訓練。宜其初聞。肅肅有異聲乎。
比公為此者。以備吐蕃也。邇者吐蕃內訌。三州已失。列
戍既罷。西嶺徒青。顧此天邊之城。本是庸蜀之地。我公
練士如此。將來奪取何難。但軍令久弛。公堂亦圯。今日
升堂。嘉會庶庸。蜀日寧。吾徒且加餐飯。享太平。荆蠻之
庭。從此休矣。○甘泉賦。崇丘陵之駸駸。公駸駸揚旗。旌
句。言揚旌旗於馬上。駸駸
上高也。舊解搖頭未合。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欹坐穩。吟石醉眠醒。四句
醉飲

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二句
軍中數杯君不見。醉已遣沉冥。

二句寄
劉沈

我飲軍中。當其醉酒渴之際。所愛者清江。所漱者晚汀。不復知為酒可愛矣。所坐者江上軟沙。所眠者汀邊吟石。不復知為軍中飲矣。及其眠而醒。忽憶向者之飲為軍中飲。其膳野膳。隨行帳而供。其音華音。自從伶而發。記此時軍中所飲。纔數杯耳。何至餘酣若此。亦由座中不見兩公。故數杯之後。便覺沉冥。至於酒渴漱汀。坐沙眠石。甚矣。飲須知已。醉翁之意。豈真在酒與。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秋。四句
立秋

日窮途。媿知己。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解

衣開北戶。高枕對南樓。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

有適。節爽病微瘳。主將歸調鼎。我還訪舊丘。以上院
中有作

雲行火流。因而雨飄。華屋院中。梁棟蕭蕭。然有秋意矣。我幸逢知己。身在院中。豈有老謀。堪資借箸。恐參謁徒

勞戎機有負耳。惟是暑退秋來。適當雨後。此時解衣高枕。開北戶對南樓。但覺風涼漸進。水氣浮空也。以院中而得解衣高枕。禮寬故心有適。當雨後而值風涼。水氣節爽。故病微瘳。但我身在院中。情移溪上。有日嚴公還朝。坐而論道。我亦從此逝矣。

憶昔二首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

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

不樂上為忙。以上肅宗至今今上猶撥亂。焦心勞思補四方。二

代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可當。應長驅為留猛士

守未央。致使雍岐防西羌。犬戎直來坐御牀。百官跣足隨

天王。應焦思勞願見北地傅介子。勉嚴老儒不用尚書郎。

自謙

此憶肅宗時事。憶昔肅宗由靈武移軍鳳翔。用回紇

兵助順。長驅破安慶緒。收復兩京。後慶緒據鄴城。九節

度圍之不下。賊人反覆。事無足怪。可怪者朝廷紀綱。為

飛龍廐小兒李輔國壞。與張良娣表裏為奸也。肅宗恐

拂良娣欲一有不樂。倉皇失措。先皇帝受制。婦寺遺禍

至今。重有吐蕃之亂。致今上焦心勞思。撥亂尚未已也。

但今日蒙塵幸陝之今上。即昔年出兵整肅之今上。我

昔官叨奉引。親見今上領朔方兵。左廂軍馬有雷霆山

岳之勢。今日兵力不支者。只為祿山稱叛。內亂既作。往

日邊兵精銳。皆徵發入援。其防控西羌者。但留雍岐一

隅之兵。邊防此廣德元年。吐蕃遂有大震關之寇。致隴

右諸地一朝陷沒。而乘輿播遷。百官奔竄。今日欲滅吐

蕃。須得北地傅介子耳。老儒如我。雖有請纓之志。而身

為尚書郎。亦焉用彼為哉。輔國壞紀綱。如以闡寺干

預國政。逼遷上皇。使肅宗失子道。以闡寺求為宰相。握

兵符。矯太子命。擅殺后及充王等。君臣父子間。紀綱掃

王昭為嗣而不果百官請加尊號而事中寢種種不樂
肅宗踴躍可知也肅宗受制於輔國良娣不能為代
宗又嬖程元振以至幸陝復國後仍任魚朝恩為觀軍
容使撥亂何日之有此公慨然思傅介子與時嚴武狀
公為工部員外郎故稱尚書郎
次章又曰朝廷記憶蒙祿秩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光流脂粟光白公

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統

魯編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友

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異叔孫禮樂蕭何律以上豈聞

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皆流血洛陽宮殿焚燒盡宗廟新

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以上小臣

魯鈍無所能朝廷記憶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

漢長衰疾四句自敘

此憶玄宗時事唐稱至治以貞觀開元為首開元時
戶口日增家給人足京師石米不過錢二百匹絹亦如
之海內富安行者走萬里不持寸兵蓋由虎狼絕跡故
遠行者并不勞卜日也山東出厚繒商販不絕無異莫
時車班班入河間周禮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時和
年豐朝廷敬天尊祖索鬼神吹幽雅不獨民間宮中聖
人但奏雲門則和氣滿乾坤天下交朋亦有膠漆之樂
自高祖相傳至玄宗開元百餘年間天下未有災變君
子守叔孫之禮樂小人奉蕭何之律令自祿山倡亂海
內騷然向時齊統魯縞不復見矣一絹直萬錢矣向時
稻米流脂不復有矣有田皆種血矣向時宮中奏雲門
者今安在但見宮殿焚燒盡矣向時道路無豺虎者今
何如但見新除狐兔穴矣亂離至此其中盛衰往復之
故惟耆舊能知而不忍問者誠恐話及亂離以致傷心
之甚耳開元之治雖失於前中興之業猶望於後小臣
老矣既蒙祿秩自甘盡瘁所由灑血江漢衰病不辭豈
以老儒甘自棄耶

○奉和嚴公軍城早秋

秋風嫋嫋動高旌。軍城早秋之景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

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軍城早秋之事

當此軍城早秋。風動高旌。不敢定居矣。因而玉帳分弓。一軍齊力。彼西山一帶。近沒吐蕃。今公破吐蕃於當狗城。遂收鹽川。是滴博已收矣。蓬婆一城。在雪山外。乘此鹽川收復。直擣王庭。奪取天邊之城。不亦快哉。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落。階

面青苔先自生。四句懷西郭茅舍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

新晴。二句院中晚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結還有懷茅舍意

我院中無事。但覺秋風日夜清耳。遙見澹雲疎雨往來。高城高城。間西郭在焉。西郭外茅舍在焉。茅舍有朱實。藏於葉心。亮秋風後。亦堪落矣。茅舍有青苔。起於階面。亮疎雨後。亦自生矣。當此晚晴。院中有樓臺。雲雨既過。更銜暮景。我意已在朱實青苔際。乃復有樓臺。銜此暮景。樓臺有鐘鼓。雲雨既過。若報新晴。我意終在澹雲疎雨間。乃何勞鐘鼓。又報新晴。既又自歎吏隱兩妨也。蓋我本浣花溪裏人。浣花溪裏花。是我知己。今身在院中。我將吏矣。懶於參謀。似非吏心。懷茅舍。我將隱矣。未克長往。似非隱。亦曰兼吏隱之名耳。此意人。不肯信。庶幾浣花溪裏花。能知我心。無奈溪花亦多笑我。花且笑我。亦誰為肯信我者。西郭茅舍。亦徒付之有懷而已。

到村

碧澗雖多雨。秋沙先少泥。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四句寫村

老去參戎幕。歸來散馬蹄。稻梁須就列。榛草即相迷。蓄積

思江漢。疎頑惑町畦。暫酬知己分。還入故林栖。八句寫到村

碧澗何必添雨。秋沙幸而洗泥。於時蛟龍在淵。引子而過。荷芰受屈。逐花而低。我久不到村。亦為參謀戎幕之

故我身親戎務亦既疲於鞍馬之勞老去始參戎幕老謀豈能如人歸來始散馬蹄戎幕豈能遂意身在院中稻梁久蕪矣今宜就列遂其初志也身在院中榛蕪不覺矣今駭相迷何可終迷也我向期出峽何心幕府而甘跼踖我素性迂踈何知世路而分彼此嚴公我知己非我志到村真我願哉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以上寫茅屋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四句寫乘風為虐者亦寓言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如鐵嬌兒惡臥踏裏

裂牀牀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

長夜露濕何由徹以上言茅屋既為風破因而雨漏安得廣廈千萬間大

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

兀見此屋我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以上寫作歌意

當此八月秋高風號我茅屋有飄搖之患矣夫我屋覆庇賴有此茅耳忽遭風卷飛者飛罥者罥沉者沉天實為之所可異者南村羣童乘之為虐蓋以侮我之老公然抱茅而去此亦何足計較徒自歎息而已殊不知俄頃間風遂定哉無奈風定而雲黑雲黑而雨驟茅屋既破難免於漏當此秋夜初寒破衾不暖雨脚注屋漏如麻既喪亂而多憂更夜長而少睡展轉思維念天下寒士如我境者何限是我一人之茅屋不妨為風雨所殘破彼天下寒士之居處庶幾得廣廈以庇之使得安處如山風雨不動即我一人凍死亦無憾耳乃眼前不可即得然則天下寒士飄搖風雨中者何日得慰耶公此數語直欲補秋風之缺陷南村羣童安足語此他

日曰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幾時高
議排君門各使蒼生有環堵正是此意

村雨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二句挈帶看朱紱開箱覩黑裘

二句承世情只益睡盜賊敢忘憂二句松菊霑新洗茅齋

慰遠遊二句
自慰

秋雨連宵颯然寒至寒事空營矣營寒事者莫急授衣亦挈帶而看朱紱顧此朱紱雖章服也何救於寒試開箱而覩黑裘顧此黑裘本敝衣也可以卒歲然則寒事關心亦賴此故裘堪戀耳至若世情冷暖大抵可知付之高臥而已足惟是盜賊充斥責在參謀倘或竊發為可虞猶幸庭前松菊新霑秋雨縱非故園草木聊慰旅客遠遊不然如此村雨何○公於衣戀在笥黑裘何有於緋衣於居愛松菊茅齋何有於幕府參謀一官奚堪

倦夜

竹涼侵臥內野月滿庭隅二句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

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二句

感所

倦夜則一夜無眠矣此時竹在庭隅其涼直侵臥內竹影乘月色而上牀因知野月滿於庭隅矣月到庭隅為夜已淡夜淡故露重露重故成珠有涓滴之聲月落故星稀星稀故光微在有無之際月落星稀暗矣豈無飛螢亦暗飛耳暗飛誰為爾照亦只憑自照也月落星稀宿者亦將覺矣亦有水宿鳥只水宿耳水宿誰為爾呼亦鳥與鳥自相呼也一夜景物如此所悲者百年萬事都付干戈老將至矣功業不建人生幾何坐使歲月如流往而不返其如此清夜何○時公參謀嚴幕有重露涓滴稀星有無之歎且曰暗飛自照水宿相呼語意有謂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白水魚竿客清秋鶴髮翁胡為來幕下祇合在舟中

四句總起

黃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平地

專欹倒分曹失異同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疇昔論詩

早光輝仗鉞雄寬容存性拙翦拂念途窮

以上承胡為來幕下句

哀思藤架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西嶺紆

村北南江繞舍東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簸船應圻

杯乾甕卽空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

以上承祇合在舟中句

束縛

酬知己蹉跎効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簡畏匆匆曉入朱扉

啓昏歸畫角終

以上應黃卷真如律一段

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烏

鵲愁銀漢鴛鴦駘怕錦幃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

以上應露裏思

一段

魚竿客則為世外人其意常在煙波間耳鶴髮翁則為

老病人其意常欲息微躬耳幕下非鶴髮翁地胡為乎

來舟中乃魚竿客處祇合在此今日竟身遊幕府捧黃

卷而如律著青袍而自公耶坐痺則四肢不振頭風則

一身可知知平地而立尚虞欹倒況乎鞍馬分曹而理尚

味異同矧屬專謀乃衰力甘就者則以上官禮遇之隆

且平生有相知之雅義不容辭故也疇昔論詩既敦宿

好今來仗鉞原是故人知我性拙待以寬容憐我途窮

加之翦拂胡為來幕下者為此耳雖則云然我所思者

終在露裏煙霏藤架桂叢之間蓋猶網龜思脫籠鳥欲

飛也因於幕下寄懷草堂遙想西嶺雪峰自紆村北南

江秋水亦繞舍東秋杪竹皮應凋舊翠雨中椒實定損

新紅水檻浪翻知空留夫敗舫糟牀塵滿豈尚有夫舊

醕藩籬破來往之路必已通樵子遊斧斤之響亮不輟

舊翠凋苦節傷矣新紅落顏色衰矣船應圻濟勝無具

矣甕卽乾空疎何當矣藩籬破不能自衛矣斤斧施豈

疎頑每因周防而鮮失事更繁劇常以太簡而遂忘曉
入屏而謁上官暮聽角而還僚署胡為來幕下從此竟
幕下矣惟是別業難尋微躬未息嗟此魚竿客鶴髮翁
夫豈真無意於長往者烏鵲力微愁填銀漢驚駘命薄
怕覆錦幪所望吾公憐我觸網窺籠之愁遇之黃卷青
袍之外希全衰年物色俾得疎放自如顧此百尺梧桐
之間時倚鶴髮魚竿之客優哉游哉倘所謂吏
隱者非耶只合在舟中庶遂我河干之志矣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
天月色好誰看四句宿府之景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
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栖息一枝安四句宿府之感

幕府清秋誰與為伴所見井梧一枝寒色侵人耳此時獨宿江城蠟炬殘矣蠟殘則夜已永而角聲亦頻奏焉顧我獨宿江城角聲亦悲自語耳夜永而蠟既殘唯中天有月色也顧我獨宿江城月色雖好更誰看哉而况家遠無書路難莫致不知幾年於此蓋由自出華自華棄官流離秦蜀伶俜至今夫倦飛之鳥投林為幸今日栖息幕府雖非得一枝可安強移且就若曰鬱鬱終此豈我志耶

樹間

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香二句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

二句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二句幾回霑葉露乘月坐

胡林二句

此以甘樹自況甘樹在院不為岑寂岑寂者自岑寂也院中豈無他樹覺一院香者惟此甘樹耳我身在樹間但覺柯之交几杖為低能使几杖低甘傲岸矣實之垂衣裳為礙能使衣裳礙甘磊落矣至於滿歲與松偕碧有不凋之節今特未滿歲耳當其同時與菊偕黃有晚秀之姿今誰與同時者吾遊樹間幾回霑露直至乘月色坐胡林以細玩之而不厭云

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

題中穎字當是穎字臨行為穎赴蓋當時從公入蜀者惟占若觀與穎皆在齊州故曰兩弟亦山東若豐則在江左此從顧注

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二句自蜀赴齊州此行何日到送汝萬

行啼絕域惟高枕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迷

六句送別

我居岷嶺雖未至南蠻已在南蠻北弟往徐關雖未至東海只在東海西去岷嶺適徐關計程既迂計日應遠而況行者既遠送者難堪汝去矣從此我留絕域惟有高枕夢魂到汝未可知也我留矣從此常對清風獨自杖藜獨行畏景良可憫也處此危時無幾相見今日眼前不過暫時我衰白之年臨岐一望不覺意與俱迷已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久形容老病催四句送別

江通一柱觀日落望鄉臺客意長南北齊州安在哉四句別後

不獨我意迷汝此行風塵萬里亦暗不開矣去則去矣猶來無止但風塵如此恐來時亦未可定耳來時難定是今日兄弟之苦不過分離他年衰白之人老病日甚弟此去必由荆門江通一柱觀赴齊何其快我此後尚在成都日落望鄉臺滯蜀轉堪悲是我客意長在岷嶺南蠻北竟不知徐關東海西所謂齊州竟安在也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赴齊之故去傍干戈覓來看道路通

短衣防戰地匹馬逐秋風承去傍干戈覓莫作俱流落長瞻碣石

濕承來看道路通

弟此行為省眷去我有諸姑今在海畔更有兩弟亦在山東弟往齊州正好相覓但處此亂世大率傍干戈而行戰地短衣可以防身作客風塵匹馬可以遠害諸姑海畔兩弟山東俱流落之處弟今此行須念我在岷嶺長瞻碣石飛鴻莫與諸姑兩弟同為流落蓋來看道路

道路未通誠難返道路若通亦何可久羈也○諸姑係太原盧氏所出適會稽賀撫者

嚴鄭公階下新松得霑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二句新松細聲聞玉帳疎翠近珠簾

二句階下未見紫煙集虛蒙清露霑二句新松何當一百尺欹蓋擁

高簷二句階下

松非弱質新松尚是弱質弱質豈敢自負移根於此將以爾為可具瞻者階下近玉帳矣故細聲謾謾直聞玉帳階下近珠簾矣故疎翠芊芊直透珠簾可惜尚是新松紫煙之集未見鬱葱清露之霑虛蒙點綴人得毋以新松忽之有時百丈扶疎頓成偃蓋欹擁高簷此階下尺地安得久羈爾也○未見紫煙虛蒙清露感慨意與倦夜章相似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酒尊涼四句嚴公

宅雨洗娟娟淨承風吹細細香承但令無翦伐會見拂雲

長挽合首句

綠竹含籜本欲散光新梢出牆便已拔萃其色侵書帙而已晚不無遲暮之傷其陰過酒尊而自涼似少趨炎之態竹本淨雨洗之而娟娟淨能自守其潔所以色侵書帙耳竹無香風吹之而細細香能自保其馨所以陰過酒尊耳但恐翦伐忽加坐失拂雲高致不然含籜者豈終含籜出牆者寧止出牆已哉○松竹二首亦自況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得忘字

沱水臨中座岷山赴此堂二句點山水立一篇之格白波吹粉壁青嶂

插雕梁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

茫嶺雁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蕊亂拂黛石蘿長暗

谷非關雨。丹楓不為霜。秋城玄圃外。景物洞庭旁。以上每句山水

分對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四句

奉觀之意

座中無水。沱水何來。堂上無山。岷山誰送。蓋因我公。聽事有此畫圖也。所以白波欲動。疑是風吹。青嶂忽移。非關神運。上而松杉蔽日。凜欲生寒。下而菱荇牽芳。恍來撲鼻。雪雲點綴。半有半無。沙草微茫。似遠似近。而况岷山有雁。飛到毫端。沱江有虹。吞來紙上。洲邊花蕊。欲霏亂紅。石上女蘿。儼垂長黛。此中空谷。不為雨而長陰。幾何窮。彷彿洞庭湖畔。繪事之工。真為殊絕。幽人之興。不覺激昂。唯嚴公聽事。有此奇觀耳。蓋嚴公即謝傅。此聽事。即丘壑。苟非道存丘壑。此聽事何地。乃岷山沱水。忽現於此。謝傅東山之志。始終不渝。我於公亦云。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

公自注池在府內蕭摩訶所開

因是得名

湍駛風醒酒。船回霧起隄。二句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

二句晚秋坐觸鴛鴦起。巢傾翡翠低。莫須驚白鷺。為伴宿清溪。

四句池上之物

摩訶池上。湍何急也。湍急。因風疾。酒亦醒矣。於是循隄回船。日暮霧起。高城秋氣。因風而從上。忽落。雜樹晚景。緣霧而望遠。俱迷。秋自落。恍見成功之退。天地自然。晚相迷。爽然到頭之誤。人事不免。因見池上鴛鴦。坐觸而起。何不遠逝於未觸前。隄邊翡翠。巢傾而低。何不高舉於未傾際。夫鴛鴦翡翠。其羽毛艷麗。皆有炫世之姿。故動遭物忌。若白鷺。則蕭然自遠。入諸鴛鴦。不類。列於翡翠。非倫。清溪之間。煙波蕩漾。則是白鷺。真我徒。可與為伴。而宿清溪者。憐之愛之。不暇。尚可驚之哉。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北池雲水闊華館闢秋風北池秋晚獨鶴先依渚衰荷且映空

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北池景物素楫分曹往金盤小徑通

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杯酒霑津吏衣裳與釣翁以上陪宴

異方初艷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嚴城

殊未掩清晏已知終何補參軍乏歡娛到薄躬以上自敘

北池為臨眺地雲水既闊華館當秋誠勝境也獨鶴翩然先依於渚衰荷寂若相映於空獨鶴則無羈衰荷則過時二物足感矣池中有菱采者爭於寒刺池中有藕踏者不顧野泥寒刺則可畏野泥則汗人二物又何如哉於是宴開其從如雲素楫既分曹而往行廚絡繹金盤又循徑而通未幾露草碧秋色暮矣晚旗紅落照殘矣津吏已集釣翁偶來賜酒霑投醪之恩贈衣示挾纊之惠我陪鄭公北池臨眺如此當此暮秋異方固有艷菊故里豈無高桐無奈關山搖落正當肅殺之秋戰伐淹留重有臨川之役所以異方之菊英英在眼故里之

獨鶴寂不見取嚴城未掩烽火知消清宴告終盛筵再自傷老大何補參軍況此微躬漫叨歡宴恬退之思

殆將決矣

初冬

垂老戎衣窄歸休寒色淡出幕漁舟上急水獵火著高林初冬

之日有習池醉愁來梁甫吟干戈未偃息出處復何心自敘

我參謀幕府亦著戎衣但垂老而著苦其窄耳今鹽川已收戎衣可脫歸休溪上寒色正淡彼漁舟以泛泛為樂今上急水漁舟危矣急流勇退之謂何高林之上獵火一著勢必焚林匹猿之禍在所不免我在幕中雖摩訶泛舟北池臨眺習池之醉日日有之一思及梁甫吟中之語不覺愁從中來耳今日干戈未息飄泊依人出處之心不堪自問何日謝參謀遂我志耶○史言嚴武在蜀厚賦斂更驕暴悖逆薨時母有今日得免為官婢語公在幕豈無見幾之哲此詩漁舟獵火二句寓意顯然至諸葛梁父吟中乃晏子二桃殺三士事雖鉤簾之

說原屬誣妄但君子守身臨淵知戒愁來梁父吟語非泛下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二句完開械風濤湧中有掉尾

鯨透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四句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

榮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四句送領畧珍重意顧我非

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荆辭服節定尊卑大哉萬古程

今我一賤老短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以上

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

灰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直阻兵昔聞黃金

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以上錦鯨卷還

客始覺心和平振我粗席塵媿客茹藜羹以引分

客自長安來遺我織段一開械而風濤便湧蓋因段上

織成者有掉尾鯨也其餘瑣細無論矣客意若曰以此

充褥承君終宴可使空堂中鯨魚起而魑魅走高枕上

風濤湧而形神清客云如此客意厚矣不知公卿得此

猶懼太侈一介野人何堪被此彼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留之不祥施之混蕪先王法服尊卑有程以短褐不完

之夫乃寢處珠宮之物其嬰禍患勢必旋踵此意當路

未必盡察值干戈之橫放快掌握之有權肥馬輕裘恣

意無度李鼎節度使也何以灰岐陽實驕盈之故來瑱

亦節度使也何以賜自盡亦氣豪之故況黃金與悔吝

為緣短褐之夫得以永年多金之子灰於盜賊卷之還

客我心始安客休矣坐我粗席茹我藜羹却之不恭亦

何憾哉○此章却一褥段語及殺身自盡之禍蓋由嚴

武在蜀肆志逞欲窮極奢麗公在幕下有難嘿嘿者故

以舍人為媒微寓責善承君終宴

榮本謝朓詠烏皮几聊承終宴疲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劍南思洛陽全首皆發此句青袍白馬有
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
望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

歲月不居至後日又長矣其如身在劍南何我身在劍南參謀幕府得毋以青袍白馬為榮展轉思維有何意緒我則青袍白馬不知洛陽此時風景何若耳當年金谷園銅駝陌本洛陽勝地今日者竊恐好鳥名花已失洛陽之麗銅駝金谷非復故鄉之春至後日長洛陽梅花必放矣欲開不覺開亦我不得見梅花雖放洛陽棣萼安在矣一別永望不知何日相逢我身在劍南窮愁已極賦詩遣興轉覺淒涼似此留滯他鄉不識青袍白馬果有何意我不能自解矣○青袍為宰官服白馬是宰官馬時公參謀也舊指安史謬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李固家有山水圖請司馬題而公觀之蔡本弟作題字

簡易高人意匡牀竹火爐寒天留遠客碧海挂新圖四句李固請司馬題雖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羣仙不愁思冉冉下

蓬壺觀

高人如李固匡牀竹爐外更無他物何簡易也當此天寒歲暮留遠客挂新圖請司馬題而我觀焉碧海圖中有連山四圍皆山有絕島四面皆水連山之好不如絕島之孤絕島即蓬壺蓬壺有羣仙吾對碧海中之絕島未免愁思乃羣仙絕無愁思一若有意高人有契遠客欲下蓬壺與作緣者夫有簡易高人又有寒天遠客空與絕島羣仙為伴云○高人指李固遠客公自謂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承上人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

觀范蠡舟偏小王喬鶴不羣圖中此生隨萬物何處得塵

氛觀圖所感

蓬壺之側。既有方丈。方丈之際。又有天台。其遠也。渾連水。其高也。總映雲夫。此方丈天台。人間曾見此否。所長見者。惟畫耳。當年青鞋布鞵。曾欲踏遍天下名山。水亂離以來。一身將老。方丈天台。諸福地。惟有空聞其名耳。方丈連水。宜有舟矣。舟為范蠡舟。水勢遠而舟縹緲。覺其偏小也。天台映雲。宜有鶴矣。鶴為王喬鶴。山勢高而鶴遠舉。自然不羣也。何日離萬物。出塵氛。同兩公乘舟跨鶴。惜乎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哉。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牀。

承上山水

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

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

山水間景物

浮查竝坐得仙老。暫相

將三結一意至此迸露

方丈連水。則有高浪矣。象疑翻屋。天台映雲。則有崩崖矣。勢欲壓牀。高浪崩崖處。野橋跨焉。從近而察。秋毫有子細之分。沙岸環焉。從遠而窺。斷續有微茫之繞。浸於水底者。珊瑚何短。懸於山上者。薜荔何長。此中仙老。浮查而坐。容焉與焉。三三兩兩。恍然天上。不似人間。但此浮查。我可竝坐。未識仙老。肯挈我片時。相將遊戲否。○
浮舟者范蠡。控鶴者王喬。浮查者。又是張騫。故首章曰羣仙。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豪俊

誰人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里闊。凶問一年俱。八句白曰

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得罪台州

去。時危棄碩儒。移宮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流慟嗟何及。銜

冤有是夫。以上申足存亡不重見二句是哭歿後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為徒。

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須。會取

君臣合。寧詮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趨。決勝風塵

際。功名造化爐。從容詢舊學。慘澹閱陰符。擺落嫌疑久。哀

傷志力輸

以上申足豪俊人誰在二句是哭生前

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

童稚猶諸子交情列及于情乖清酒送望絕撫墳呼瘡癘

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

以上申足羈遊萬里

開二句總結

我生平故舊落落幾人憐我者惟鄭司戶蘇少監夫平生憐我者惟鄭與蘇乃今日憐鄭與蘇者又惟我我與兩公平生所恨者不重見也不重見者祇因我生不辰遭時喪亂奔走獨前途之故耳我平生故舊獨推鄭與蘇者以兩公皆賢俊能文章今人云人道墜地矣我前途渺渺遭喪亂未能即歸者以羈遊萬里間也爾存亡沒沒庶幾凶者存存者不得於蘇猶得於鄭不道凶問一年俱也蘇在長安明白日自照中原鄭貶樞密溪杳杳清秋亦到大海蘇也夜臺當北斗之墟白日中原安在鄭也泉路著東吳之外清秋大海堪傷鄭也六等定罪之時長往台州固嚴譴可憫蘇也擢為考功之後移官蓬閣亦俄成堪傷君子斯饑而蘇也流勸何及

哲人受誣而隕鄭也銜冤至斯既哭其死矣又哭其生焉昔者不韋遷蜀呂覽始著馬遷腐刑史記乃成窮愁斯著書兩公亦道高詩發興耳季倫宵然若喪我而酒德著无功兀然若遺世而醉鄉逃嗜酒見天真兩公亦心息酒為徒耳兩公許我自慙才劣我隨兩公脫畧形骸詩興發則兩公皆班揚當日之名甚盛矣酒為徒則兩公皆嵇阮生時之逸相須矣兩公地望相期會取君臣契合其才皆為玄宗所愛兩公地望相期會取君有殊其官並屬清華妙選乃當年賢良之志俱未大展此日廊廟之上不過偶趨不幸祿山亂起始而陷賊兩公勝敗同在風塵繼而還朝兩公功名悉憑造化乃蘇則前為太子論德再知制誥猶甘盤於高宗從容而詢舊學鄭則長於黃石兵書一朝就譴如蘇秦之發憤慘澹而悶陰符今蘇固表表鄭之嫌疑何有擺落亦已久矣鄭固沒沒蘇之志力誰伸哀傷亦猶是也獨我喪亂前途羈遊萬里時依綿谷避亂而行常對雪山顧影而歎昔年老矣誰撫遺孤此日及于化為異物豈無絮酒腸斷南州何處孤墳痛深季子頻年瘴病巴水難握滿眼瘡痍蜀都空老從此宿草不見梁木都摧乾坤無慟哭之場天地有榛蕪之恨故舊誰憐我真誰憐矣平生

鄭與蘇竟
安在哉

去矣行

君不見鞫上鷹一飽則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

與四句 野人曠蕩無覩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

法明朝且入藍田山四句實寫去意

饑鷹飽飛本不足取堂燕依人亦何足怪然寧為鞫上即飛鷹不為堂前附炎燕者蓋由野人有曠蕩志無覩忍顏王侯間不堪久住耳況餐玉之法囊中自有今特未試何屑鞫上食堂上泥且入藍田山采玉去也

寄賀蘭二銛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日總作白頭翁四句追遡

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飲啄幾回同四句寄慰

前此安史初平國家方賀清宴繼而吐蕃作亂乾坤又復震驚此時與子相隨梓閬庶幾白首相依不料子赴湘吳我歸成都兩人行踪轉蓬靡定至今日仍分袂各異域也惟是人非鹿豕豈能常聚一飲一啄幾回相同寄語我子慎勿以異域為悲哉

杜詩闡卷十九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成都詩

永泰元年

正月三日歸溪上簡院內諸公

前有到村懷西郭茅舍諸作溪上之歸即陶潛歸去來之歸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二句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

二句正藥許鄰人斲書從穉子擎二句歸白頭趨幕府深

覺負平生結還奉簡意

野堂依竹野堪處也籬水向城籬足樓也於時堂依竹而尊開味仍臘味者酒存故我也水向城而鷗泛聲已春聲者鷗得新機也當此正月三日藥可斷矣我本天下一家藥而不許鄰人斷同病謂何書可理矣我本千秋自命書而不從穉子擊能無失業一趨幕府遂負平生今日簡院內諸公者恐諸公謂我溪上之歸惡幕府而逃之亦不過白頭趨幕自覺有負平生耳諸公能亮我否

營屋

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甚疑鬼物憑不顧翦伐殘東偏若面勢戶牖永可安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洶洶開奔湍以上營度堂非華麗養拙異考槃草茅雖雜茸衰病方少寬洗狀順所適此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庶遂憇息歡以上營屋之事

營屋必先去竹况惡竹如陰江者夏屬朱明竹能使之寒也根通積水水為不流幹入浮雲日為虧蔽鬼物憑之陽明避速為翦伐其又何辭况我將營屋東偏一帶正取面勢向陽以安戶牖故此竹種自上升元愛惜六載一朝斬刈千竿盡除於焉白日見其東升陰江見其北瀉而面勢順戶牖安屋可營矣營屋則度堂堂以養拙何取華麗亦以却病更異考槃故不嫌草茅但取順適使病可減餐可加耳營屋事畢斤斧無聲憇息之歡庶幾得遂云○將赴成都草堂詩惡竹應須斬萬竿正指此竹說到寂無斤斧響大功之成靜若無事有如此

奉寄高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四句承飛騰無那故人何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二句應汶上相逢年頗多督繼除西川節度總戎楚蜀人謂其赫赫已極不知應

全末也。五十學吟。美名遂著。體格一變。好事爭傳。方駕曹劉。人謂其幾。幾近似。豈知不啻過也。今日以常侍召。還是內為汲黯。朝廷正須汲黯。故人既不宜在外。昔日以總戎樹功。是外為廉頗。中原尚憶廉頗。故人似不宜在內。官則總戎。楚蜀才則方駕曹劉。內則汲黯。交推外。則廉頗。久著飛騰。如此若我。遲暮日甚耳。此日天涯。傷春寂寂。昔年汶水。回首湯湯。遲暮交催。錦波添淚。故人知我情否。○永泰元年春。朝廷命裴冕。郭英。義。等。於集賢殿。待制。獨孤。及上疏。謂陛下召冕。等待制。以備顧問。雖容其直。不錄其言。遂使言者箝口。今日朝廷須汲黯。亦欲朝廷盡其用也。昔者趙人思廉頗。廉頗亦思用趙。適年已老。有似廉頗焉。知楚蜀舊地。不有望於高適。適於蜀。雖師出無功。三城列戍之疏。蜀人必有感恩於適者。中原將帥。憶廉頗。謂適不宜內召也。

長吟

江渚鷗鷺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四句長吟

發
本意
長吟

江渚鷗波何不定也。官橋柳色一何濃也。江渚不獨鷗。江水滔滔。急飛競渡之日。逝者有如此日。官橋不獨柳。草色萋萋。恍見踏青之心。無境不可見心。即此而觀。凡賦詩者。形骸之累。宜撥爛漫之情。宜深。句宜新。不宜陳。新宜穩。不宜險。今形骸撥爛漫。深。因而賦詩。新句自穩。遂爾長吟。不禁云。

存歿口號

公自注四子皆遊於藝。故甫志之。

席謙不見近彈碁。畢曜仍傳舊小詩。公自注。道士席謙。吳人。善彈碁。畢曜。善為

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承玉局白楊今日幾人悲。承小詩

我老友席謙尚在。一別以來。不見彈碁。不見者。祇近日耳。我故友畢曜已歿。乃其小詩。今日仍傳。其傳者。已千秋也。席謙尚在。是玉局之笑。他年無限。畢曜已亡。此白楊之悲。今有幾人哉。○玉局為彈碁具。隋何妥有才名。住白楊頭。時稱白楊何妥。白楊想用此。非白楊蕭蕭之說。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公自注高士榮陽鄭處善畫山水曹霸曹

髮後善天下何曾有山水承粉人間不解重驊騮承丹

我故友鄭公今歿矣粉繪已隨長夜我老友曹霸尚存也丹青亦已白頭鄭畫山水鄭歿天下固無山水矣曹畫馬曹雖存時無伯樂亦誰識驪騮哉

春日江村五首

公出幕歸溪其故未白故有江村五章所謂深覺負平生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二句江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

心二句春茅屋還堪賦承首艱難昧生理飄

泊到如今承次

總起我謝參謀課農務無一村不急我歸溪上俯春流無一岸不深於時俯仰乾坤萬里皆在我眼留連時序百年惟有此心夫豈江村堪老者然而農務村村我出處艱難生理都昧今日萬里襟情百年心事欣然有托尚可昧生理聽飄泊耶

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四前

事過嬾從衣結頻遊任履穿籬籬頗無限恣意向江天四

出幕

承飄泊到如今句我迢遞來蜀蹉跎到今又六年矣作客之身幸逢故舊重有草堂之歸旅人之興發自林泉姑就參謀之職然而性不可強也蓋由嬾過嵇康衣憑百結行如東郭履只常穿似此嬾慢老夫豈堪復為世用彼世路禮法不勝拘牽我心籬籬本無限隔以無限隔之胷次對無限隔之江天恣意當何如安能久留幕府矣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四句

景物 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四句

自述江村之意

承恣意向江天句。江天既可恣意一時或紅或翠或風或月景色奢。幕府有此哉彼赤管為王命所在似屬難却然銀章非老翁所宜付界何堪蓋赤管銀章本尚書郎事必也強仕不辱斯舉朝廷雖乏人焉用老齒危者玷此賢書是用決計歸溪也。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愧羣材四句

幕歸燕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點江鄰家送魚鼈問我數

能來歸溪

承名玷薦賢中句。既有赤管銀章則有朱紱但扶病而垂與強仕者異所以歸休溪上與其垂朱紱不如步紫苔耳郊扉間自饒晚計何必參謀幕府內不乏羣材焉用病叟彼鷗燕真我侶也見我歸溪或飛或泛鄰家亦我伴也見我歸溪亟餽亟問一時情事無異桃源是足樂耳。

羣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為榮宅入

先賢傳才高處士名六句異時懷二子春日獨含情結還

總結王粲為羣盜銜哀賈生當中年被召哀王粲因登樓有作召賈生若前席為榮夫登樓雖賦王粲何嘗老於荆州宅入先賢傳不過留井峴山耳前席雖榮賈生終賚志於長沙才高處士名猶之不遇漢文也今日二子已往我生不同時當此春日江村言念二子何以為情矣。羣盜哀王粲收拾前艱難跡生理漂泊到如今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等句見得所以然者寇盜充斥聊為王粲賦七哀也中年召賈生收拾前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扶病垂朱紱幕府媿羣材等句見得所以然者廢棄多年不啻賈生蒙再召也。

歸雁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自腸斷江城雁高高正北飛雁歸

我來蜀郡亦望亂定得歸耳。今亂定矣。顧此春雁北歸。高高飛去。人不如雁。傷如之何。○長安在成都北。故羨北飛之雁。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承春風句。沙暖睡鴛鴦。

承遲日句

猶是江山遲日倍麗。猶是花草經春便香。花草香而泥融矣。飛而銜泥者。有燕子。江山麗而沙暖矣。棲而愛暖者。有鴛鴦。人何以不燕子鴛鴦哉。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去。何日是歸年。二句兩章

主之

江惟碧。鳥色形之而彌白。山惟青。花紅映之而欲然。景物到此。春將暮矣。我年年作客。年年逢春。春又過。人不歸。亦奈之何。

春遠

蕭蕭花絮晚。霏霏紅素輕。日長惟鳥雀。春遠獨柴荆。四句春遠

數有關中亂。何曾劍外清。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四句感懷

花與絮交落。蕭蕭然。一何靜也。紅者花。素者絮。霏霏然。輕如雨雪也。日長矣。鳥雀為伴。過客何稀。春遠矣。柴荆自掩。村居何僻。我寂寂處此。亦由關中之亂。年來數有故爾。避地劍外。乃劍外之地。又復多故。用是有懷故鄉。料想長安一片地。此時屯兵已滿。雖欲言歸。奈無家可歸。何。○是年二月。党項寇京兆富平等處。吐蕃請盟。郭子儀遣兵屯涇原。故有地入亞夫營句。亞夫營在昆明池南。柳市是也。

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暮倚高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鐘。二句登樓。孤城返照紅將

欽近市浮煙翠且重二句暮景多病獨愁常聞寂故人相見未

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遊萬事慵四句寄裴

高樓岑寂矣倚者自倚鳴鐘者自鳴鐘耳於時城銜晚照市帶輕煙暮景如此因懷裴十我固多病常愁聞寂致違故人故人何為不肯從容頻來顧我今知其故知君苦思之餘亦為詩瘦所由交遊萬事一槩都慵慵則慵矣其如交遊之際萬事太慵何○太向二字亦是恨辭與不知貧病緣何事能使韋郎迹也疎語意相似

絕句三首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二句出峽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

二句至荆

欲到九江必由巴峽峽水初平春船好行矣從此南下百年高興付之九江一望未知何日得遂也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笋西二句留滯移船先主廟洗藥浣花溪

二句遊覽

九江未去定老成都於是水檻一帶依然溫江口也茅齋數椽依然石笋西也無已且移船先主廟無已且洗藥浣花溪百年之興如斯而已

謾說春來好狂風太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四句不得

南下之故

我道春船正好行亦謾說耳不見狂風放顛如此其甚豈但吹花逐浪并釣魚之船而亦翻却釣魚船習於風水者且然也○前日春船正好行此日謾道春來好子規曰不如歸去鷓鴣曰行不得哥哥也

屏跡

衰年甘屏跡幽事供高臥幽事二字領下六句身下竹根行龜開萍

葉過年荒酒價乏日并圍蔬課猶酌甘泉歌歌長擊鐺破

本言
屏跡何甘衰年故耳。而况目前幽事儘供高枕。鳥本高飛者。今下竹根行。龜原浮水者。今開萍葉過。幽可知也。年荒穀苦無出。則乏酒價。并日炊不能繼。則課園蔬。夫園蔬雖課。何與酒價。所以樽酒原空。汲泉獨酌。酌罷而歌。歌已而擊。至於樽破不惜。無非幽事。幽事供高臥。如此。○永泰元年。飢。京師斗米千錢。故有年荒句。先是廣德二年。代宗定上下。酤戶以收月稅。酒價不可問矣。雖傷歲飢。亦諷時事。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羗兵入巴蜀。二句歸未得之故。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秃鷲後

鴻鵠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四句東臨大江哭之故。

洛陽天中。成都天邊。相距遼遠。其歸未得者。有故也。成都在西。洛陽在東。當此日暮。其臨江哭者。有故也。蓋自廣德元年。秋吐蕃入大震關。河隴盡沒。冠西。山等處。成都之三州。盡陷。河隴被兵。巴蜀道梗。我瞻四方。感慙靡之。此天邊老人歸未得耳。况洪濤滔天。大風拔木。人非禽鳥。焉能奮飛。或者有書可達。乃自至德元年。至今十年中。弟妹分飛。存亡莫必。附書而去。九度已頻。通問而還。一字無及。此日暮東臨大江哭耳。老人終老天邊矣。○按史。永泰元年二月。大風拔木。故有拔木句。

枏樹為風雨所拔歎

公客成都。始賦高枏。自况獨立。繼賦枯枏。自况不復有為。茲作枏樹風雨所拔詩。自况不復留蜀。

倚江枏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為此。五

月髣髴聞寒蟬。四句枏樹。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

榦排雷雨猶力爭。根斲泉源豈天意。四句風雨所拔。滄波老樹性

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竿

籟。應首四句。言其盛時。虎倒龍顛委荆棘。淚痕血點垂胷臆。我有新

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

應次四句言其拔時

柗樹倚江適當草堂相傳以來歷年二百庶幾根固不拔可保其終我卜居於此亦惟柗樹可愛耳每當五月蟬聲縹緲不幸飄風動地江翻石走雲氣流雷雨作此柗老榦排空猶與雷雨力爭勝負力爭不已遂斷古根然豈天意哉未拔以前此故老相傳者誠哉滄波老樹我性所愛也此倚江而生者不啻浦上童童如一車蓋也豈獨我之誅茅為此而留即野客依此者亦避霜雪於其下而不去豈獨寒蟬之聲彷彿樹間乃行人過此者亦愛其聲如竽籟而自行今拔矣始而力爭雷雨者至此虎倒龍顛不能自振始而疑非天意者至此血點垂胷無可奈何昔時柗下幾度吟詩今日堂前忽無顏色柗樹拔矣我亦安能久留草堂哉○公去草堂有難顯言者聊以柗樹存亡示草堂去留此詩情見乎詞

喜雨

公自注時浙右多盜賊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兵戈况騷屑巴人

困軍須慟哭厚土熱

四句

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穀根

小蘇息沴氣終不滅

以上

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崢嶸

羣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

結點自注

春旱至今天昏日赤殺氣所感鬱為旱徵此時農不得食兵何以支重以軍需之困巴人惟有淚灑赤地而已夫旱潦不時陰陽失調之故焉用此真宰為滄江雨而罪一雪穀根從此少蘇而農事有望矣其如沴氣未消何是流氛終未洗太平卒難邁我仍未釋也猶幸羣山之巔油雲未斷庶幾陰陽交風雨會然此事非雷公不濟鞭雷公而後滂沱降不獨穀根甦即吳越流氛亦可洗而軍須不至重困哉○前曰真宰罪一雪後曰安得鞭雷公舍真宰鞭雷公隱諷變理諸人時袁晁反台州方伏誅歛人又殺刺史故注浙右多盜賊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

二句領至末

憶昔獻

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
中書堂往時文采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旁晚將末契托
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

疑結出題面

人生世間各有成就命為男兒老而無成真可惜也彼
少年者亦曾見我蓬萊殿上獻賦時否猶憶天寶九載
玄宗肇舉三大禮我時身到紫宸氣衝星象天老書題
且而試集賢春官驗討論而看落筆遂使至尊動凌雲
之歎布衣識聖人之顏豈知往時文采能動帝王者今
日飢寒不能感路人耶年來流落成都素交都盡今日
托契年少夫豈得已彼年少者知我文采輸心思服見
我飢寒背面揶揄好惡無常情態如是此亦世上悠悠
無足怪者寄語少年老翁相忘
已久亦何嫌何疑而介意哉

赤霄行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黃泉逢觝觸赤霄玄圃須往來翠

羽金花不辭辱以孔雀自喻

江中淘河嚇飛燕銜泥却落羞華

屋以飛燕自喻

皇孫猶曾蓮勺困衛莊見貶傷其足以王孫衛莊自况

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丈夫垂名動萬年記

憶細故非高賢四句正意

孔雀珍禽本赤霄玄圃之物舞翠尾曳金花日中焉知
有角牛今以渴故下飲寒泉孔雀窮矣雖逢觝觸恥辱
不辭亦何損其為孔雀也飛燕巢於華屋與人無競與
物無爭不幸銜泥之故從江上來淘河疑其為爭魚也
而嚇之夫跡涉嫌疑君子所恥此飛燕仍落銜泥自歸
華屋以明無他乃其心猶以為羞尚屑與淘河爭魚哉
夫孔雀飛燕偶遭失志角牛淘河原不足以累之有如
此彼皇孫困蓮勺之中何損其賢衛莊遭刑足之辱由
於見貶少年負氣往往陵人諸葛貴和誠為篤論萬年
名譽不在目前非意相干儘可理遣橫逆在於自反細

故不足記憶寄謝少年可釋然
已○二章舊註謂為郭英又作

雙燕

時欲去蜀
托興於燕

旅食驚雙燕銜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且復過炎涼養子

風塵際來時道路長

六句今秋天地在我亦離殊方二句

雙燕亦自去來耳但不堪使旅食者見今又銜泥入此堂耶想其意亦同我而避燥濕且於此而度炎涼也傷哉此燕雖入此堂豈真爾居其養子嘗在風塵其來時歷幾道路豈忘故鄉亦秋以為期耳今秋天地倘得無事豈獨燕我亦離殊方圖出峽矣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二句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

二句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四句去蜀之感

我六年中往來梓蜀留滯久矣當年入蜀原從關塞來今日去蜀欲望瀟湘去奈何去時之路非復來時之路耶關塞既阻朝廷萬事我不與聞矣瀟湘復遊此後殘生聽其所如矣所以然者安危至計朝廷自有大臣流落殘生吾輩何須痛哭哉○當時在朝大臣安危難恃如元載杜鴻漸等苟安旦夕毫無長策甚至禦寇之計上與宰相等不過置百高座行香講經於西明二寺以徼福庇大臣如此公曰安危大臣在責備之辭耳

嘉戎渝忠及雲安詩永泰元年

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渚吾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石根

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以上宿中

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荆楚。

以上懷張員外

嘉州有青溪驛。驛繞千山。我漾舟其處。適當落日。亦依樓荒渚。間而已。因歎我生飄飄。今在何許。但見石根上。青楓為林。楓林中。猿鳥為伴。彼猿鳥亦自為儔侶。猿鳥外。誰為遊子儔侶者。只有明月在千山間耳。乃月出而遊子彌靜者。誠畏虎不得語。恐其尋聲至也。此時冀得良友。無奈乾坤阻深。前後浩蕩。佳期難必。何庶幾直至荆楚。與員外相見。斯真佳期也已。

狂歌行贈四兄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雲。弟

竊功名好權勢。

四句領全篇

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鞞馬聽晨

雞。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我兄睡穩方舒膝。

不襪不巾踏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繒腹中實。以

叙在長安時事

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滿樓。樓頭喫酒樓

下臥。長歌短詠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

身。幅巾鞶帶不挂身。頭脂足垢何曾洗。吾兄吾兄巢許倫。

一生喜怒常任真。日斜枕肘寢已熟。啾啾唧唧為何人。上

叙來嘉州時事

與兄相校。年差歲許。賢愚判然。賢者達觀。兄是也。愚者營求。弟是也。往在長安。兼旬秋雨。我輩聽雞鳴。候朱門甚矣。其愚兄於此時。日高安枕。雞鳴不聞。跣足科頭。朱門安在。男女之累尚且不覺。衣食而外。他又何求。其賢如此。今來嘉州。兄弟快叙。一時酬酢。酒醺花濃。既醉且臥。長歌短詠。何其樂與。古來達人高士。畧於世故。不畧於治家。我兄歲時男女。禮法秩然。門庭兄弟。拜跪肅若。一似家有嚴君者。豈知其芻狗衣冠。有同桑戶。爬搔頭足。酷類嵇康。猶狀是不襪不巾。踏曉日之人哉。似此天真爛漫。巢許為倫。日斜枕肘。寢已熟。依狀睡穩。方舒膝。

也。啾啾唧唧為何人。豈但男啼女哭莫我知也。我兄如
此。可謂賢矣。○公於諸兄弟子姪。每賦詩各得其真。如
杜位為李林甫婿。不免倚勢。則曰。盍簪喧櫪馬。列炬散
林鴉。杜濟為給事中。不免殘賊。則曰。淘米少汲水。刈菜
莫放手。於崇簡寫其質朴。則曰。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
同。於姪佐寫其高致。則曰。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眠。茲
於四兄。又極寫其放達。如此。天寶十三載秋。淫潦六旬。
公在長安。著秋述云。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
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觀公秋述。此
云。長安秋雨十日泥。正指此時。其曰。我曹韝馬聽鳴雞。
云云者。泛言杜位。杜濟一流耳。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為。重碧
拈春酒。輕紅劈荔枝。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

二句應勝絕驚身老

東樓宴會地。本勝絕。惜乎我年老。大耳猶幸忘情。忽而
發興。咄咄奇事也。彼歌妓在坐。似與衰老無與。既忘情
而發興。則亦從其密。主人作樂。亦與衰老無與。既忘情
而發興。則亦任其為。春酒之色。何其碧。自歎衰老。不勝
耳。既忘情而發興。則且拈荔枝之色。何其紅。自傷衰老。
不倫耳。既忘情而發興。則且劈荔枝之色。何其碧。自歎衰老。
情不能忘。對此高樓。豈不勝絕。忽驚身老。愁思欲生。彼
橫笛之聲。最添人愁。易催人老。若之何。我愁方作。彼吹
未休耶。○公詩中。慣用為字。作韻脚。如贈畢曜曰。顏狀
老翁為。此為字。下得苦。孟冬詩曰。方冬變所為。此為字。
下得微。送王侍御曰。此贈怯輕為。此為字。下得逸。偶題
曰。餘波綺麗為。此為字。下得雅。復至東屯曰。一學楚人
為。此為字。下得傲。和少府書齋曰。書齋聞爾為。此
為字。下得蘊藉。此曰。樂任主人為。此為字。下得放。

渝州侯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驄發。沙邊候至今。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
不到山帶烏蠻濶。江連白帝深。船經一柱觀。留眼共登臨。

由渝先

下峽
我聞侍御乘驄已發沙邊艤舟同為下峽之行今侍御未到則此相期為雲雨散矣沙邊久待應有短長之吟侍御未到此吟亦殊虛費耳於焉下峽但見山連越巒瀾帶烏蠻江通灑頰深連白帝下峽後先過江陵此地有一柱觀者可相期為登臨之樂侍御他日船經此處須一留眼毋使候爾於渝州沙邊者又相失於江陵一柱觀也

撥悶

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

峽銷愁定幾巡四句借酒撥悶意長年三老遙憐汝捩柁開頭捷

有神二句承乘舟下峽已辦青錢防僱直當令美味入我唇二句承取

醉消

古人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聞雲安美酒有麴米春者一盞即醺也從此乘舟下峽而往旦夕取酒定有幾巡然此事非長年三老不濟吾遙憐汝者以汝捩柁開頭捷若有神耳或者僱直未辦長年三老雖有運舟之巧不為我用今青錢已辦不憂無直長年三老定當為我速抵雲安傾此麴米春一撥我問可也○公欲速至雲安慮舟子不前先慰之曰遙憐汝預美之曰捷有神終安之曰青錢防僱直蓋身涉江湖寄身舟楫長年三老我所托命他日寄唐十八日長年已省柁北風章曰再宿煩舟子回棹詩曰篙師煩爾送詠懷作曰稽留篙師怒亦見公於乘波涉險處之有道

聞高常侍亡公自注忠州作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何殊地下郎承歸朝不

相見致君丹檻折哭友白雲長獨步詩名在祇令故舊傷承蜀

使忽傳亡

高公去年還朝不復相見不料今日遂有訃聞歸朝不相見尚冀相見蜀使忽傳亡永不相見矣公歸朝官拜常侍已歷金華省然不獲盡其用亦虛歷耳既虛歷雖曰金華侍從何殊地下修文不待今日始痛賚志也既歷金華省是常侍致君已折丹檻既為地下郎是故人哭友空望白雲金華丹檻公之致君終已矣幸有詩名尚在耳地下白雲我之哭友徒長也祇令故舊暗傷耳安能起公九泉哉○史稱適敢言負氣權貴側目當至德時陳江東利害繼又抗疏陳西山三城戍罷民是適非嘿嘿者永泰元年春上命郭英又裴冕等應制而不諫者籍口適正處其時上有面從之主下有蔽賢之奸宜適鬱鬱賚志而歿虛歷金華省何殊地下郎深痛之也

宴忠州使君姪宅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須遊阮舍不是怕湖灘四句忠州

使君宅 四句

此出守忠州者是我家姪故雖在殊方有今日歡耳使君為阮咸此舍即阮舍無過阮舍而不入之理豈為下峽有湖灘之險逗遛不前哉况使君宴而作樂助我長歌宴而饒於酒寬我旅興然我所以留連使君宅者亦祇因使君少時如王安豐曾為我作如意舞牽引老夫而強為看我極不忘之也○觀下章龍興寺詩曰莫覓主人恩使君於公必誼有未盡者強為看三字有諷况牽率老夫晉荀勗怒而責士句之言

禹廟

禹導江自岷山岷山在蜀故蜀多禹廟此在忠州臨江縣者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二句承禹

廟空山裏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二句承秋風落日斜早知乘四載疏

鑿控三巴以禹功結

空山寂寞禹廟在焉徒伴秋風落日耳空山有庭尚垂
橘柚當年錫貢至今如見空山有屋尚畫龍蛇當年驅
放至今為烈上而雲氣如生虛壁與落日俱留下而江
聲若走白沙與秋風爭響此皆禹功所存也蓋禹神謀
素定早知導江必自岷山始故四載之乘不遺餘力三
巴之控不煩再計後人尚不忘其明德哉○當時汴水
湮廢運漕者自江漢抵梁洋而后得達至廣德二年劉
晏方議開汴水藉非禹功貽澤萬世今日中興庸調安
能有濟禹廟一章有感正深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四句寫忠

州空看過客淚莫覓主人恩二句題淹泊仍愁虎深居賴

獨園以龍興寺結

忠州僻處峽內鑿石開峽以通江流左右壁立皆石石為雲根井邑皆聚於此耳夫井邑而聚雲根邑小矣邑

小故市亦小爭米其常也忠州在三峽之內州孤矣州孤則城亦孤閉門宜早也所難為者過客耳誰哀其窮途而憫恤之所屬望者主人耳竟莫得其解囊而周救焉况地僻人稀虎甘人肉亦賴此給孤獨園得潛踪少憩云

哭巖僕射歸櫬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二句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

風送蛟龍雨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六句哭巖

射僕
流水長逝巖公素幔與之長逝從此歸櫬仍望舊京返耳公雖薨有母在堂亮如宿昔我登堂拜母之誼何日忘之公既薨部曲今日必異平生彼迎新送舊之情大槩可見素幔隨流水從此蛟龍雨絕風送不還公本蛟龍昔望其雲騰於天今至於風送其雨霖雨之施不復得矣歸舟返舊京從此驃騎營空天長望斷公本驃騎

昔幕下無非猛士。今天邊但有空營。回首孤魂難復招矣。我一哀至三峽暮者。正由平生知已之情。去後依然如見耳。已矣。公真永訣矣。蛟龍雨。朱註以雨為匣字之悞。作蛟龍匣亦是。

放船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二句放船江市戎戎暗。山雲泚泚寒。

荒林無徑入。獨鳥怪人看。四句放船已泊城樓底。何曾夜

色闌二句泊船

難險故須收帆而下。灘回故又卷幔而轉。收帆卷幔本是泊船之候。下水逐灘又是放船之時。此時江干晚市戎戎然暗。疑草木蒙翳也。山頂暮雲泚泚狀寒。似水氣凍合也。有市則有林。林何嘗無徑。荒林則無徑。可入有山則有鳥。鳥何憎於人。獨鳥則常怪人。看我方訝收帆卷幔。又值急水回灘。殊不覺城樓底下。我船已泊。庶幾夜色闌。作放船計。乃夜色未肯闌也。一夜之景如是。我我厚貌。厚則暗矣。江市晚景。象之體。運日魚鼈不泚。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隨平野濶。月湧大江流。四句

名豈文章著。官因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四句

細草不勝微風欲動。危檣須泊。獨夜何堪。此時岸上平野濶矣。星落落然。隨之亦濶。此時舟邊大江流焉。月滾滾然。湧之亦流。獨客所伴。惟星月耳。我一生重事業。輕文章。自傷臯夔稷契之事。既老而無成。他日千秋身後之名。豈必以文章而著也。夫臯夔稷契之事業。我雖老病。此念未休。况當年罷官之故。不因老病。展轉思維。不能自解。得毋官因老病而休也。當此細草微風。危檣獨夜。飄飄何似。彷彿沙鷗。夫沙鷗亦何名。何官。常隨星月為伴。與平野大江為徒而已。旅夜所懷如此。

懷舊

地下蘇司業親情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有死生分四句懷舊
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四句懷舊

故之

已矣蘇公呼之不起矣試呼曰地下蘇司業尚知我親情獨有君乎喪亂分離不過偶爾死生永訣豈容遽然那因喪亂偶然便至死生異路蘇已矣我亦老矣蘇之卒我哭之我之老誰知之知我老者惟明鏡耳我老矣蘇終已矣我老矣惟明鏡為知己蘇已矣惟白雲似故人今日者亦悲來望白雲耳况蘇為詞伯詞伯既失誰與論文斯文不真將喪夫

八月十五夜二首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二句包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

高二句承歸水路疑霜雪林樓見羽毛此時瞻白兔直欲

數秋毫

四句承滿目飛明鏡

人有離合月有圓缺月缺再圓還飛明鏡人離難合空折刀環今日身如轉蓬行地何遠不知何日得歸故鄉也思欲攀桂從仰天高不知何日歸長安扣君門也所為歸心折大刀耳至若滿目所飛者當其映水霜雪空明及其照林羽毛畢現况廣寒清虛玉兔在中此時月色皎徹即白兔亦秋毫可數不真滿目飛明鏡哉明鏡若此乃離人情緒如歸心折大刀者竟不能憐而鑒之也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全浦暗輪側半樓明刁斗皆催曉蟾蜍且自傾六句承滿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

二句挽歸心折大刀

纔見滿目飛明鏡未幾轉西稍下巫山峽矣乃將沉未沉猶銜白帝城焉稍下故氣沉欲暗全浦暗似明鏡至此已無全照猶銜故輪側尚明半樓明似明鏡於此尚有餘輝刁斗以警夜者浦暗故刁斗之聲不能尚留疑

於催曉蟾蜍托身於月者輪側故蟾蜍之影不能終滿
幾於自傾而殘魄竟如張弓矣因想萬國軍營誰不張
弓倚此殘魄張弓倚此者亦為歸心折大刀
之故豈獨漢家營此情此景亮無處不然也

雲安九日鄭十八賁攜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菊藥獨盈枝舊橋入頻異輕香酒暫隨四句

地偏初衣袷山擁更登危二句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

霽以時

寒花開盡滿日蕭條盈枝者獨菊藥耳菊藥可賞故人
亦可念也舊日摘花人經頻易今辰把盞酒豈常隨所
幸雲安居國之南地氣差暖至九月而初衣袷惟是雲
安在巫峽間山勢已簇登高豈不更危乎况逢多難雖
與諸公攜酒酣歌不禁涕泗闕干也已○是年九月初
一日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大舉入寇京師震動故有
結二句

雨

行雲遞崇高飛雨藹而至潺湲石間溜汨汨松上駛亢陽

乘秋熱百穀亦已棄皇天德澤降焦卷有生意前雨傷卒

暴今雨喜容易以上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氣佳聲達中

宵所望時一至四句清霜九月天髣髴見滯穗郊扉及我

私我圃日蒼翠恨無抱甕力庶減臨江費六句以

未雨雲先之雲欲盛崇高則不盛遞崇高是雲之行也
時開時合乍升乍降故此飛雨亦若藹然而至但潺湲
然溜石間汨汨然駛松上耳然猶愈於不雨當此亢陽
百穀將棄天澤既降焦卷忽生憔悴之餘易於見德大
率如此夫破塊之雨不足潤物前雨之卒暴可傷氣深
之雨徐徐入物今雨之容易可喜容易何如藹而至者
是也雨則至矣乃猶望夫沛然也雲雖與雨雷尤作氣
間時一作其聲最佳既鼓雨勢亦達物萌蓋威不可無

威廢則物難遂生故須雷霆怒不可過過怒則物終傷
生故須一至然則通崇高之雲雖致飛雨何如時一至
之雷間達中宵哉九月霜降萬物告成前此焦卷有生
意者至此彷彿見滯穗矣忽焉郊扉見滯穗者行見我
圃亦蒼翠矣先郊扉而及我私先天下之憂也及我私
而亦蒼翠後天下之樂也旱則汲水灌蔬難免臨江抱
甕今茲費可減亦我私之可幸與

○奉漢中王手札

時王西歸作書
貽公公奉此詩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提漢中王剖符來蜀道歸蓋取荆門

峽險通舟峻江長注海奔四句西歸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

前後緘書報分明饌玉恩天雲浮絕壁風竹在華軒已覺

良宵永何看駭浪翻八句避暑歸州入期朱郎雪朝傍紫微垣枚

乘文章在河間禮樂存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淹泊俱

崖口東西異石根夷音迷咫尺鬼物傍黃昏以上在道大馬誠

為戀狐狸不足論從容草奏罷宿昔奉清尊以上歸朝情事

朝廷雖頻遭寇患其大自存即親王之尊可知夫在國
有乾坤之大更無兩大在王居叔父之尊更無他尊向
者剖符偶來蜀道今茲歸蓋取道荆門取荆門必從三
峽惟險故通舟而其勢亦峻下三峽必溯大江江惟
長故注海而其流自奔峽險通舟前此畏途將失江長
注海此日朝宗有自王從此竟西歸哉先是王到歸州
正值大暑幸逢東道偃息名園招我之書已非一次感
恩之至饌玉何殊想王避暑以來今屆深秋矣天雲浮
壁風竹臨軒樂此良宵莫愁駭浪然計王出峽已辭大
暑想王到都必在三冬而朱郎雪飛紫微星近王果西
歸矣校乘在諸文士間為年最老我猶是也河間獻王
能修禮樂被服儒雅王猶是也今日者我未還鄉信矣
悲秋同宋玉王未出峽猶然失路迷武陵王在歸州我
在雲安淹泊俱當崖口歸州在東雲安在西東西各異

石根楚本夷音俗更尚鬼兩人相思不相見但覺咫尺
千里白日黃昏耳雖然王歸有日矣我念王門交誼天
涯戀別誠如犬馬王為帝室親藩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王此行入朝致主能除君側大奸即從容草奏中第一
大事此時亦念有老如枚
乘者宿昔曾奉清尊哉

○石硯

公自注平侍御者之硯也

平公今詩伯秀發我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四句平公

得石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

聯坳各盡墨多水透隱見揮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八句贊石

硯比公頭上冠貞質未為賤當公賦佳句况得終清宴公

含起草姿不遠明光殿致於丹青地知汝隨顧盼八句寫足平公

得石硯之意

平公為今之詩伯故與石硯為緣今日奉使峽中遂長
嘯而得此耳玉在石中者曰璞璞非凡石滑如波濤光
若雷電昔經勞臣之手疏鑿所遺今入詩伯之眼斬然
而見是此石上下千載纔得兩知己耳其聯坳是石之
雙穴不離自具其多水乃石之溫潤自然不枯數人揮
灑而有餘十手對面而非不足所謂巨璞也平公所戴
侍御冠其剛正可以觸邪石之貞潔猶比何媿平公所
賦詩伯句其秀發可稱獨步石之異狀清宴堪陪顧此
石硯昔委三峽有終老泥沙之悲今登几案有伸於知
已之喜侍御使畢而旋攜此石硯起草於明光殿前發
揮於丹青座上隨汝顧盼皆有榮施然則平公得此石
硯相與有成石硯得遇平公一朝吐氣亦奇矣哉○物
之異者與異人為緣夜光之珠隋侯得之荆山之玉下
和識之千里之馬孫陽顧之豐城之劍張華辨之此詩
前曰異狀君獨見後曰知汝隨顧盼是
此硯不逢侍御終委泥沙所感深矣

三韵三篇

高馬勿樞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魚有神四句興

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

二句正意

馬之高魚之長者與凡馬凡魚異其面是辱馬損其鱗是困魚不知辱馬但焦其毛其高何害困魚雖損其鱗其神自若况士之磊落者奚翅高馬長魚比亦誰肯遇權勢而屈節以自易其身哉○首二句曰勿搖勿損結曰不肯易其權之損之者將欲使之易其身也不肯易者權之損之卒不肯易也

蕩蕩萬斛舟影若搖白虹

此大受之器

起檣必椎牛挂席集眾

功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

比待時而動

萬斛之舟其影搖虹檣必巨矣惟牛享眾以集功然後起檣以挂席人事既備猶候天時蓋眾以起檣檣以挂席席以待風苟非風動於天寧繫巨壑中勿汲汲取敗也○此詩語意似諷房琯一流如琯有大畧不度時勢輕身自試致有陳濤斜喪師之事是萬斛舟檣席雖備眾功亦集而風未動天遂置大水中非膠則覆士如此者

可不戒諸

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

三句正是

多門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

二句喚醒

政出多門者權要為之也烈士所惡小人則甘心焉喻喻毗毗自為同調名利所在殺身殉之凡此皆因官曹未清也官曹清則小人失計不堪一笑耶○結二句即張彖冰山之意

